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 雲 五 主 編

韓 非 子 集 解

(四)

王 先 慎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韓非子集解

(四)

王先慎著

國學基本叢書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解集子非韓

册四

著慎先王

路山寶海上
館書印務商

者刷印兼行發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十年九十國民華中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HAN FEI TZŪ TSI CHIEH

By

WANG SHEN SIEN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韓非子集解

卷十六

難三第三十八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糲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

○顧廣圻曰。糲氏論衡非韓篇作糲。是。按。氏是同字。糲當依論衡作糲。字。書無糲字。史記酷吏傳云。

濟南糲氏。漢書音義云。音小兒。糲病也。卽此姓。龐當是其里也。

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觀民。

○顧廣圻曰。藏本今本觀作勸。論衡作勸。按此以觀爲是。觀示。

也。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糲氏子。

○先慎曰。乾道本無問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問字。

字。先慎按。論衡亦有問字。今據補。

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

○顧廣圻曰。之當依論衡作子。先慎曰。論衡嘗作曾。

自是之後。君貴子

思而賤子服厲伯也。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

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惡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譽之所及也。

○聞善聞姦。俱當賞也。

○先慎曰。乾道本及作力。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力作及。先慎按。作及是。今據改。下此宜毀罰之所及也。正作及。

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

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

成而不上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

○顧廣圻曰。王當作主。

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

倒乎。

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先慎曰：獻公一本作獻子，誤。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寶不得

也。○顯廣圻曰：惠寶，當依左傳作渭濱。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卽至。惠寶之難，君令三宿而汝

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二，除君之惡，惟恐不堪。○先慎曰：乾道本無惟字，惠廣圻云：藏本今本有惟字。先慎按：左傳亦有今據補。蒲人翟

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爲蒲翟之人，無臣之分，則何有焉。○虛文弼曰：注無臣之分，之馮改主。今公卽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鉤而相管仲，君

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鉤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

文公能容二子者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以不忠之臣，事不明之君。○先慎曰：字在臣字下。顯廣圻云：今本以字在不字上。先慎按：此當乙。今據改。君不知，則有燕操也。○顯廣圻曰：藏本同。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

不誅，而自以爲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顯廣圻曰：藏本同。多假之資，自以爲賢而不戒，則雖

無後嗣，不亦可乎。○王先謙曰：韓子此言始爲楚魏相張儀之類而發。且寺人之言也，直飾。○先慎曰：君令而不貳者，則

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後爲貞。○先慎曰：乾道本下後字作復，拾補上後字

後按：復後互誤。生下當更有生字。先慎按：今本復作後，是也。此言君死，臣生不愧，如荀息立奚齊，立卓

子之類，而後爲貞。若君朝卒而讐立，遂臣事之，非貞也。此與下文語意相承。極爲明顯。乾道本藏本誤後

爲復，其義遂晦耳。上後字不。今惠公朝卒而暮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

人有設桓公隱者。○先慎曰：乾道本連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先慎曰：乾道本射作對，虛

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而遠士，二難也。去其國而數之海，三難也。君老而晚置太子，桓公曰：善。不擇日而廟禮太子。

或曰：管仲之射隱不得也。士之用不在近遠，而俳優侏儒，固人主之所與燕也。則近優而遠士，而以爲治。

非其難者也。夫處勢而不能用其有，○先慎曰：乾道本勢作世。盧文弨云：世張本。而悖不去國。云：藏本同。

今本悖作悖。按：悖當作悖。是以一人之力禁一國，以一人之力禁一國者，少能勝之，明能照遠，茲而見隱微，必行之令。

雖遠於海內，必無變。然則去國之海而不劫殺，非其難者也。楚成王置商臣以爲太子，又欲置公子職，商

臣作難，遂弑成王。公子宰周太子也。先慎曰：六微篇。宰作朝。說見上。公子根有寵，遂以東州反。○顯廣圻曰：州讀

兩國。此皆非晚置太子之患也。夫分勢不二，庶孽卑寵無藉，雖處耄老。○先慎曰：乾道本耄老作大臣。誤

寵之人無借以權勢也。晚置太子可也。然則晚置太子，庶孽不亂，又非其難也。物之所謂難者，必借人成勢，而勿使

侵害已。○先慎曰：乾道本無使字。盧文弨云：使字脫。張本有今據補。可謂一難也。貴妾不使二后，二難也。○先慎曰：二后猶並后也。二

字。愛孽不使危正，適專聽一臣而不敢隅君。○顯廣圻曰：藏本同。今本隅作偶。按：隅當作愚。先慎曰：隅偶

者此隅當作偶。顯說非。此則可謂三難也。

葉公子高問政於仲尼。○先慎曰：乾道本連。上今從趙本提行。仲尼曰：政在悅近而來遠。哀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選

賢。齊景公問政於仲尼，仲尼曰：政在節財。三公出子貢問曰：三公問夫子政一也。夫子對之不同，何也？仲

尼曰：葉都大而國小，民有背心。故曰：政在悅近來遠。魯哀公有大臣三人，外障距諸侯，四鄰之士內比周，而以愚其君。○先慎曰：趙本其作於。使宗廟不掃除，社稷不血食者，必是三臣也。故曰：政在選賢。齊景公築雍門為

路寢，一朝而以三百乘之家賜者三。○謂以大夫之業世賜與為寢也。○先慎曰：注世趙本也。盧文弨云：業也。當作菜地。又寢也。當作寢者。故曰：政在節財。

或曰：仲尼之對亡國之言也。葉民有倍心。○先慎曰：乾道本葉作恐。盧文弨云：恐張本作葉。今據改。而說之悅近而來遠。○先慎曰：乾道本說上有。

誠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誠字。今據刪。則是教民懷惠，惠之為政無功者受賞，則有罪者免。此法之所以敗也。法敗而政亂。

○先慎曰：乾道本無政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增。以亂政治，敗民未見其可也。且民有倍心者，君上之明有所不及也。不紹葉

公之明。○盧文弨曰：紹，凌本作告。顧廣圻曰：句有誤。孫詒讓曰：而使之悅近而來遠，是舍吾勢之所能禁。紹當作詔。謂詔告之以尚明之義。紹詔形聲並相近。

而使與不行，惠以爭民。○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不添天字。誤甚。非能持勢者也。夫堯之賢，六王之冠也。按不字當作下。形近誤。今本添天字。誤甚。

舜一從而咸包，而堯無天下矣。有人無術以禁下，特為舜而不失其民，不亦無術乎？明君見小姦於微，故

民無大謀，行小誅於細，故民無大亂。此謂圖難於其所易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難下有者字。為大者於其所細也。今有

功者必賞，賞者不得君。○顧廣圻曰：得當作德。力之所致也。有罪者必誅，誅者不怨上。罪之所生也。民知誅罰之皆

起於身也。○顧廣圻曰：罰當作賞。故疾功利於業。○先慎曰：拾補疾作習。盧文弨云：張本疾作習。誤。而不受賜於君，太上下智

有之。○顧廣圻曰：智讀為知。按此老子第十七章文。此言太上之下民無說也。○盧文弨曰：安取懷惠之民。上君之民無利害說。張本無民字。

以悅近來遠，亦可舍已。哀公有臣外障距內比周以愚其君，而說之以選賢，此非功伐之論也。選其心之

所謂賢者也。使哀公知三子外障距內比周也。則三子不一日立矣。哀公不知選賢其心之所謂賢。故三

子得任事。燕子噲○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子作王。誤。賢子之而非孫卿○顧廣圻曰：孫卿，荀卿也。其事未詳。故身死為僂。夫差智太宰嚭而

愚子胥。故滅於越。魯君不必知賢而說以選賢。是使哀公有夫差燕噲之患也。明君不自舉臣。臣相進也。

○顧廣圻曰：不自賢。上當脫選字。賢。功自徇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臣當作功。不自賢。上當脫選字。賢。功自徇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

羣臣公正而無私。○先慎曰：乾道本正。不隱賢不進不肖。然則人主奚勞於選賢。景公以百乘之家賜而

說以節財。是使景公無術以享厚樂。○先慎曰：以享厚樂。乾道本作使智。○空

有君以千里養其口腹。則雖桀紂不侈焉。齊國方三千里。而桓公以其半自養。是侈於桀紂也。然而能為

五霸冠者。知侈儉之地也。為君不能禁下而自禁者。謂之劫。不能飾下而自飾者。謂之亂。不節下而自節

者。謂之貧。○先慎曰：依上文。明君使人無私。以詐而食者禁。力盡於事。歸利於上者。必聞聞者必賞。汙穢

為私者。必知知者必誅。然故忠臣盡忠於公。○先慎曰：乾道本公上有方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方字。

云：故猶則也。忠臣盡忠於上。與民士竭力於家。按：句有誤。先慎按方字衍。然故。即然則也。王引之經傳釋詞

百官精勉於上一律。公上不當有方字。今據刪。民士竭力於家。百官精勉於上。精廉

也。但如上雖修。非國之患也。○先慎曰：然則說之以節財。非其急者也。夫對三公一言。而三公可以無患。知

下之謂也。知下明。○顧廣圻曰：也。下當有脫文。此知下明則云云。哀公之無患也。因知下明則復出而誤漏之耳。則禁於

微。禁於微。則姦無積。○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禁於微。三字。顧廣補。姦無積。則無比周。無比周。則公私分。公私

分則朋黨散朋黨散則無外障距內比周之患知下明則見精沐○王涓曰精沐二字疑孫詒讓曰精沐疑當為精悉說文悉詳盡也悉或變作

探又譌作沐與沐形近因而致誤見精沐則誅賞明誅賞明則國不貧故曰一對而三公無患知下之謂也韓子以齊桓未虧德形於翰墨著以為教一何逆理之甚其不得死秦獄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閭○先慎曰趙道本東作束顧廣圻云論衡東作東今據改聞婦人之哭撫其御之手而聽

之有閒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顧廣圻曰論衡絞異日其御問曰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

聲懼凡人於其親愛也始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哭已死不哀而懼是以知其有姦也

或曰子產之治不亦多事乎不以法度而用智故曰多事也姦必待耳目之所及而後知之○先慎曰乾道本姦必作必

作姦則鄭國之得姦者寡矣不任典成之吏○先慎曰論衡趙本改論衡非韓篇正

論衡政作正不明度量恃盡聰明勞智慮○先慎曰乾道本盡作毒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毒作盡按此以

誤當依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

此訂正而以知姦不亦無術乎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智不足以徧知物故因物以治物謂若因龍

因鳳以治羽鳥也○先慎曰乾道本故下有則字顧廣圻云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故因物以治物下衆

則字當從之惟此文有從舊注屬入者韓子原文當云且夫物衆而智寡寡不勝衆故因物以治物下衆

而上寡寡不勝衆故因人以知人舊注於上句寡不勝衆云言智不足以徧知物也於下句寡不勝衆云

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傳寫誤入正文而又有錯誤遂參差而不可讀矣先慎案命說是則字依趙本刪

下衆而上寡寡不勝衆者言君不足以徧知臣也故因人以知人是以形體不勞而事治智慮不用而姦

得故宋人語曰一雀過羿羿必得之則羿誣矣○先慎曰以天

羿雖善射見雀未必一一得之故曰誣也○先慎曰以天

下爲之羅。則雀不失矣。夫知姦亦有羅。不失其一而已矣。不修其理。而以己之胸察爲之弓矢。則子產誣矣。老子曰。以智治國。國之賊也。其子產之謂矣。

秦昭王問於左右曰。今時韓魏孰與始強。左右對曰。弱於始也。今之如耳。魏齊孰與曩之孟常芒卯。○盧

曰常張本作嘗。下同。對曰。不及也。王曰。孟常芒卯。率強韓魏。猶無奈寡人何也。○顧廣圻曰。策下有今以無能之如

人何亦明矣。先慎曰。說苑敬慎篇亦有疑此脫。左右對曰。甚然。中期伏瑟而對。○先慎曰。各本伏瑟作推琴。顧廣圻云。史記魏世

語中旗伏琴而韓子作推瑟。說苑作伏瑟。文各不同。按案。隱引此作瑟。是也。推當作馮。馮曰。王之料天下

伏同字。雖二篇云。師曠伏琴而笑之。先慎案。御覽四百五十九引作中旗伏瑟。今據改。馮曰。王之料天下

過矣。夫六晉之時。知氏最強。滅范中行。又率韓魏之兵以伐趙。○先慎曰。各本又率作而從。灌以晉水。城

之未沈者三板。知伯出。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知伯曰。始吾不知水可以滅人之國。吾乃今知之。汾水

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子踐宣子之足。肘足接乎車上。而知氏分於晉陽之

下。今足下雖強。未若知氏。韓魏雖弱。未至如其晉陽之下也。○先慎曰。此天下方用肘足之時。願王勿易

之也。或曰。○先慎曰。乾道本。上。今從趙本。提行。昭王之問也。有失。左右中期之對也。有過。凡明主之治國也。任其勢。勢不可害。

則雖強天下。無奈何也。而况孟常芒卯。韓魏能奈我何。其勢可害也。則不肖如如耳。魏齊。○先慎曰。乾道

云曰。則強與弱奚其擇焉。○先慎曰。乾道本無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今據補。夫不能自恃。○先慎曰。乾道本夫不能。而問其

奈何也。其不侵也幸矣。申子曰。失之數而求之信。則疑矣。其昭王之謂也。知伯無度。從韓康魏宣。而圖以

水灌滅其國。○先慎曰。其拾補作人。盧文弨云。其字譌。先慎案。盧說非。其指韓魏言。即上汾水灌安邑。絳水灌平陽也。此知伯之所以國亡而身死。頭為飲杯

之故也。今昭王乃問孰與始強。其未有水人之患也。○先慎曰。乾道本未作畏也。作乎。盧文弨云。凌本秦

按。畏未聲近而譌。未有水人之患。與安有肘足之事。文法一律。今據改。雖有左右。非韓魏之二子也。安有肘足之事。而中期曰勿易。此虛言

也。且中期之所官。琴瑟也。絃不調。弄不明。中期之任也。此中旗所以事昭王者也。中期善承其任。未慊昭

王也。而為所不知。豈不妄哉。左右對之曰。弱於始與不及。則可矣。其曰甚然。○盧文弨曰。四字句。則諛也。申子曰。治

不踰官。雖知不言。今中期不知而尚言之。故曰。昭王之間有失。左右中旗之對皆有過也。

管子曰。見其可說之有證。見其不可惡之有形。賞罰信於所見。雖所不見。其敢為之乎。見其可說之無證。

○先慎曰。乾道本證上有說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下說字。先慎按說字涉上文而衍。今據刪。見其不可惡之無形。賞罰不信於所見。而求所不見之

外。不可得也。

或曰。廣廷嚴居。衆人之所肅也。晏室獨處。曾史之所侵也。○先慎曰。侵。趙本作慢。古字通用。觀人之所肅。非行情也。○顧

曰。藏本同。今本行作得誤。且君上者。臣下之所為飾也。好惡在所見。臣下之飾姦物以愚其君必也。明不能燭遠姦。見

隱微。而待之以觀飾行。定賞罰。不亦弊乎。

管子曰言於室滿於室言於堂滿於堂是謂天下王。

或曰管仲之所謂言室滿室言堂滿堂者非特謂遊戲飲食之言也必謂大物也人主之大物非法則術

也法者編著之圖籍設之於官府而布之於百姓者也術者藏之於胸中以偶衆端而潛御羣臣者也○

慎曰張榜本衆作重故法莫如顯而術不欲見是以明主言法則境內卑賤莫不聞知也不獨滿於堂用術則親愛

近習莫之得聞也不得滿室而管子猶曰言於室滿室言於堂滿堂非法術之言也

難四第三十九

衛孫文子聘於魯公登亦登叔孫穆子趨進曰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也今子不後寡君一等寡君

未知所過也子其少安孫子無辭亦無悛容穆子退而告人曰孫子必亡亡臣而不後君○顧廣圻曰藏

字按當依左傳云孫子必亡爲臣而君衍不後二字先慎曰按此相傳當日之語不同應各依本書爲是

亡臣卽下其所以亡其失所以得君也亡臣之亡讀若忘孫子自忘已尙爲臣故與魯君並行而不違下

文孫子君於衛而後不臣於魯正申亡臣而不後君之說顧氏依左傳改本書失本書指矣過而不悛亡之本也

或曰天子失道諸侯伐之○顧廣圻曰伐當作代故有湯武諸侯失道大夫伐之故有齊晉臣而伐君

者必亡則是湯武不王晉齊不立也○先慎曰依上文孫子君於衛曰句絕○顧廣圻曰而後不臣於魯臣之君也

○王先謙曰臣之君謂臣變而爲君也君有失也故臣有得也不命亡於有失之君而命亡於有得之臣不察○顧廣圻曰

衛大夫而衛君之明不知不悛之臣孫子雖有是二也臣以亡○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臣其所以亡

其失所以得君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亡其二字誤亡句絕下七字為一句先慎曰其

或曰○先慎曰前三篇皆一難此篇先立一義以難臣主之施分也臣能奪君者以得相躋也故非其分

而取者衆之所奪也辭其分而取者民之所予也是以桀索嶧山之女紂求比干之心而天下離○先慎

本離作謂顧廣圻云今本謂作離今據改湯身易名○顧廣圻曰未詳先慎曰路史桀殺關龍逢湯聞而歎使人哭武身受罽

○顧廣圻曰而海內服趙啞走山○顧廣圻曰啞當作宣左傳田外僕氏字誤此當有成字即田成子去

齊走而之燕負傳隨鴟夷子皮事也見說林上篇而齊晉從則湯武之所以王齊晉之所以立非必以其君也彼得之而後以君

處之也○趙用賢曰非必奪君之位分所當得今未有所以得而行其所以處是倒義而逆德也倒義

則事之所以敗也逆德則怨之所以聚也敗亡之不察何也

魯陽虎欲攻三桓不剋而奔齊景公禮之○顧廣圻曰藏本鮑文子諫曰不可陽虎有寵於季氏而欲伐

於季孫○先慎曰伐貪其富也今君富於季孫而齊大於魯陽虎所以盡詐也景公乃囚陽虎

或曰○先慎曰乾道本趣千金之家其子不仁人之急利甚也桓公五伯之上也爭國而殺其兄其利大

也臣主之間非兄弟之親也劫殺之功制萬乘而享大利則羣臣孰非陽虎也事以微巧成以疏拙敗羣

臣之未起難也其備未具也羣臣皆有陽虎之心而君上不知是微而巧也陽虎貪於天下以欲攻上是

疏而拙也。不使景公加誅於拙虎。○顧廣圻曰：誅下當有脫文。本云：不使景公加誅於齊之巧臣。而使加誅於拙虎。下文云：不知齊之巧臣。其證也。是鮑文子之

說反也。臣之忠詐在君所行也。君明而嚴則羣臣忠。君懦而闇則羣臣詐。知微之謂明。無赦之謂嚴。○先

乾道本。敕上有數字。拾補無。盧文弨云：救字衍。今據刪。不知齊之巧臣而誅魯之成亂。不亦妄乎。

或曰：仁貪不同心。故公子目夷辭宋而楚商臣弑父。鄭去疾弑弟。○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鄭世家亦云：聖者靈公庶弟而去疾之兄也。而

魯桓弑兄。五伯兼并。而以桓律人。○先慎曰：桓上當有三字。則是皆無貞廉也。且君明而嚴則羣臣忠。陽虎爲亂於魯

不成而走。入齊而不誅。是承爲亂也。君明則誅。知陽虎之可以濟亂也。○先慎曰：誅知趙本作知。誅誤。誅字句知下屬。此見微之

情也。語曰：諸侯以國爲親。君嚴則陽虎之罪不可失。此無赦之實也。○先慎曰：乾道本。敕上有救字。據拾補刪。則誅陽虎。所以

使羣臣忠也。未知齊之巧臣而廢明亂之罰。責於未然。而不誅昭昭之罪。此則妄矣。今誅魯之罪亂。以威

羣臣之有姦心者。而可以得季孟叔孫之親。鮑文之說。何以爲反。

鄭伯將以高渠彌爲卿。昭公惡之。固諫不聽。及昭公卽位。懼其殺己也。辛卯。弑昭公而立子亶也。○盧文

左傳：桓十七年。傳作：臺。疑此因形近而譌。下公子圍。傳作：達。亦然。君子曰：昭公知所惡矣。公子圍曰：高伯其爲戮乎。報惡已甚矣。

或曰：公子圍之言也。不亦反乎。昭公之及於難者。報惡晚也。然則高伯之晚於死者。報惡甚也。明君不懸

怒。有怒不行。且舉。懸怒則臣罪輕。舉以行計。○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臣下有懼字。按：臣罪則人主危。故

靈臺之飲。○顧廣圻曰：與左傳不同。衛侯怒而不誅。故褚師作難。○先慎曰：乾道本。改：食鼈之羹。鄭君怒而不誅。故子公

殺君。君子之舉知所惡，非甚之也。曰：知之若是其明也，而不行誅焉，以及於死，故曰知所惡。○先慎曰：乾道本無曰字。

拾補有：盧文昭云：張本無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故下有曰字。按：當有舉字。先慎按：有曰字是。今據補。以見其無權也。人君非獨不足於見難而已，或不足

於斷制。今昭公見惡稽罪而不誅，使渠彌含憎懼死，以徼幸，故不免於殺。是昭公之報惡不甚也。曰：昭公

當作高伯昭公含怒未發，不得言昭公之報惡。此即難公子圍高伯其為戮乎報惡已甚矣之語。今本皆誤高伯為昭公文義不可通矣。

或曰：報惡甚者，大誅報小罪，大誅報小罪也者，獄之至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報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報字。今據補。獄之患，故非

在所以誅也。○顧廣圻曰：獄之患，故非在所以誅也。患句絕以當作已。以讎之衆也。是以晉厲公滅三卻而變中行作難，鄭子都殺伯咺而食鼎

起禍。○顧廣圻未詳。吳王誅子胥而越句踐成霸，則衛侯之逐鄭靈之弑，不以褚師之不死，而子公之不誅也。

○先慎曰：乾道本上子公弑君與褚師作難對言是其證。改從今本。事見左傳。以未可以怒而有怒之色，未可誅

而有誅之心，怒之當罪。○先慎曰：乾道本之今據改。而誅不逆人心，雖懸奚害。夫未立有罪，卽位之後，宿

罪而誅，齊胡之所以滅也。○先慎曰：乾道本齊下有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故。君行之臣。曰：顧廣圻字。國語昔齊驕馬繻以胡公入於貝水。卽其事。今據刪。君行之臣，曰：顧廣圻

一猶有後患，况爲臣而行之君乎？誅既不當，而以盡爲心，是與天下爲讎也。則雖爲戮，不亦可乎？○先慎曰：拾補

乎下有哉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

衛靈公之時。○先慎曰：乾道本無公字。盧文昭云：脫張本有。今據補。彌子瑕有寵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

夢踐矣。○先慎曰：乾道本踐作淺。拾補：公曰奚夥。七術篇有對曰二字。夢見竈者爲見公也。公怒曰：吾聞

作踐。今據改。七術篇作賤亦誤。

見人主者夢見日○先慎曰乾道本闕下無見字拾補有奚爲見寡人而夢見竈乎○僉曰夫日兼照天
下一物不能當也人君兼照一國一人不能壅也故將見人主而夢日也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
矣或者一人煬君邪則臣雖夢竈不亦可乎公曰善遂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顧廣圻曰雍鉏
曰孟子衛策作癡疽說苑至
公篇作雍雎皆音近通借

或曰侏儒善假於夢以見主道矣然靈公不知侏儒之言也去雍鉏退彌子瑕而用司空狗者是去所愛

而用所賢也鄭子都賢慶建而壅焉○顧廣圻曰未詳燕子噲賢子之而壅焉夫去所愛而用所賢未免使一人

煬己也不肖者煬主不足以害明今不加誅而使賢者煬己○先慎曰乾道本已上有主字顧廣圻云今

補有己字無主字盧文則必危矣○先慎曰乾道本必危二字按依下文當衍主字先慎按拾
昭云主字非今據刪本今本賢作必危二字按依下文是也今據改

或曰屈到嗜菱文王嗜菖蒲菹非正味也而二賢尚之所味不必美晉靈侯說參無恤○顧廣圻曰未詳燕噲賢

子之非正士也○先慎曰乾道本重之字顧廣圻而二君尊之所賢不必賢也非賢而賢用之○顧廣圻

今本無下賢字○顧廣圻與愛而用之同○顧廣圻賢誠賢而舉之○顧廣圻曰與用所愛異狀○顧廣圻故楚莊舉叔

孫而霸○王涓曰叔商辛用費仲而滅此皆用所賢而事相反也燕噲雖舉所賢而同於用所愛衛奚距

然哉○先慎曰拾補奚下有獨字距作詎盧文則侏儒之未見也○先慎曰乾道本見上有可字盧

君壅而不知其壅也已見之後而知其壅也故退壅臣是加知之也○顧廣圻曰日不加知○顧廣圻曰

日作而誤使賢者煬己則必危而今以加知矣則雖煬己必不危矣

卷十七

難勢第四十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能霧霽○先慎曰初學記二御覽十五事類賦三引霽作散而龍蛇與蟻螳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賢

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盧文弨曰張本賢上有故字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

三人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身

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眾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

未足以服眾而勢位足以缶賢者也○盧文弨曰缶疑正之譌正古正字墨子往往用此顧廣圻曰句有誤俞樾曰缶乃詘字之誤詘關壞而為出字又因誤為缶也上文云

賢人乃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此即勢位足以詘賢者之說趙本作任賢者乃不得其字而臆改不可從也先慎曰俞說是張榜本亦改作任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雖然夫釋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

○先慎曰乾道本釋作擇拾補擇作釋顧廣圻云當作釋今據改則吾未得見也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盧

曰下之字凌本無王先謙曰此與下蟻螳之材薄也對文明下之字衍今雲盛而蟻弗能乘也霧釀而螳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

不能乘游者蟻螳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

之材薄也。且其人以堯之勢以治天下也。其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以也。其勢四字。先何以異。桀

之勢也。亂天下者也。○虛文弼曰：一本無者字。顧廣圻曰：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

也。○顧廣圻曰：兩已字。當有誤。未詳。俞樾曰：兩已字。當作人已之已。即以勢而言。勢者，賢者用之，則天下

治，不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

天下者多矣。○虛文弼曰：一本無矣字。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爲虎傅翼，將飛入

邑，擇人而食之。○先慎曰：乾道本無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飛上有將字。按之字。當衍先慎按。逸周書寤微篇：正有將字。今據補。彼脫爲字。當依此訂。夫乘不肖人於勢，是

爲虎傅翼也。桀紂爲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爲炮烙以傷民性。○顧廣圻曰：句當有脫字。高臺一也。深池二

此隨舉二人暴虐之事，非必有四○顧廣圻曰：藏本乘作成。今本四作肆。皆誤。乘當作

行也。炮烙即非桀所爲，顧說太泥。桀紂得乘四行者。○顧廣圻曰：藏本乘作成一。其證也。先慎曰：乘下脫勢字。四

當作肆。肆行即指盡民○顧廣圻曰：藏本乘作成一。其證也。先慎曰：乘下脫勢字。四

力傷民性言。顧說非。南面之威爲之翼也，使桀紂爲匹夫，未始行一而身在刑戮矣。○先慎曰：言匹夫

亂刑戮隨之也。顧○先慎曰：乾道本暴下有風字。顧廣圻云：今本

氏以一對四言。非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無風字。按：句有誤。先慎按：無風字是。改從今本。

此謂桀紂得有天下之勢以爲○顧廣圻曰：而語專言勢之

之傳翼所以暴亂之事成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顧廣圻曰：而語專言勢之

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爲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車馬

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爲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巧字。顧廣圻云：藏本

車。○先慎曰：治以勢爲馬，以號令爲轡。○先慎曰：治要以刑罰爲鞭筴，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桀紂御之，

則天下亂。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此則不知類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復應之曰。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夫勢者。名

一而變無數者也。○先慎曰。有自然之勢。有人設之勢。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今日

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舜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今

本趙本補夫堯舜生而在上位。○先慎曰。乾道本堯作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聖作堯。非也。舜上當有脫

三十二字。夫堯舜生而在上位。先慎按。顧氏不審上文有三十二字之本。故疑此下脫文。堯舜承上言

堯不當作聖。御覽六百二十四初學記九引並作堯。與藏本今本合。是其證。今據改初學記不能亂者。則勢治也。桀紂亦生而在上位。雖有十堯舜而亦不能治者。則勢亂也。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

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

所得勢也而已矣。○先慎曰。乾道本無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十一字。顧廣圻云。謂人之所得。下有

脫文。俞樾云。勢當作設。上文云。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故此曰。若吾所言。謂人之

謂人之所得十一字。是今據增上。吾字乃客之誤。當作若。客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若吾所言。謂人之所

得勢也。而已矣。若客所言。謂人之所得設。正承上非人之所得設也。而來語極明晰。客誤為吾。遂不可讀。乾

道本因刪去。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設也。十一字耳。顧氏知有缺文。而失於考校。俞氏又強為之說。而不

加參訂。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白孔六帖五十八引無與字。譽其楯之堅。物莫

能陷也。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先慎曰。白孔六帖引陷子之楯。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

勢之爲道也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勢下有與無不禁之勢。此矛盾之說也。夫賢

勢之不相容亦明矣。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先慎曰：是

吾所以爲言勢者中也。中者上不及堯舜而下亦不爲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背法去勢則亂。今廢勢背法

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抱法處勢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且夫

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馱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先慎曰：驥馱並千里

法。○先慎曰：張榜本趙本格作括。公羊何休序云：隱括使就繩墨是也。字當作括。說

爲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

矣。而曰必待賢，則亦不然矣。○先慎曰：乾道本無不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不字。今據增。且夫百日不食，以待梁肉，餓者不活。曰：御覽

八百六十三。引活作育。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是猶待梁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爲

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乎千里。吾不以爲然。夫待越人之善海游者。○盧文弨曰：海字疑衍。先

之溺人，越人善游矣。而溺者不濟矣。○先慎曰：上矣字當衍。善上當有雖字。說林

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夫良馬固車。○先慎曰：張

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

則必使桀紂亂之。此味非飴蜜也。必苦菜亭歷也。○先慎曰：乾道本朱作菜。顧

廣圻云：今本乘作菜。今據改。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

兩未之議也。○盧文弨曰：未，張凌本作末。顧廣圻云：句有誤。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語意明顯。顧

說

問辯第四十一

或問曰：辯安生乎？對曰：生於上之不明也。問者曰：上之不明，因生辯也。何哉？對曰：明主之國，令者言最貴者也。法者，事最適者也。言無二貴，法不兩適，故言行而不軌於法令者必禁。若其無法令而可以接許，應變生利，揣事者，上必采其言而責其實。言常則有大利，不常則有重罪。是以愚者畏罪而不敢言，智者無以訟。○先慎曰：訟，訟讞為誦。此所以無辯之故也。亂世則不然，主上有令，○先慎曰：乾道才無上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而民以文學非

之官府有法，民以私行矯之。○先慎曰：依上文。人主顧漸其法令，而尊學者之智行。○趙用賢曰：此世之

所以多文學也。○先慎曰：張榜本所下脫以字。夫言行者，以功用為之的，殼者也。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

秋毫也。○先慎曰：殺矢，用諸田獵之。然而不可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先慎

說左上篇同。按：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先慎曰：常下脫儀。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

十步當作百步。按：非羿逢蒙不能必中者，有常也。○先慎曰：常下脫儀。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巧。

慎曰：張榜本遺本巧作功，誤。巧與下。文拙正相對待。外儲說作巧是其證。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殼。○先

慎曰：張榜本趙本功作公，誤。言雖至察，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是以亂世之聽言也，以難知為察，以博文為辯，其觀

行也。以離羣為賢，以犯上為抗。人主者，說辯察之言，尊賢抗之行，故夫作法術之人，立取舍之行，別辭爭

之論。○先慎曰：張榜本無。故夫至此十七字。而莫爲之正。是以儒服帶劍者衆。而耕戰之士寡。堅白無厚之詞章。○先慎曰：傳趙有公孫龍。爲堅白異同之辨。鄧析子無厚篇。天不能屏勃厲之氣。全天折之人。使爲善之民。必壽。此於民無厚也。凡民有穿窬爲盜者。有詐僞相迷者。此皆生於不足。起於貧窮。而君必執法誅之。此於民無厚也。堯舜位爲天子。而丹朱商均爲布衣。此於子無厚也。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而憲令之法息。故曰：上不明則辯生焉。

問田第四十二

徐渠問田鳩曰：臣聞智士不襲下而遇君。聖人不見功而接上。今陽成義渠。明將也。○先慎曰：乾道本今作令。拾補作今。虛文。

非今據改。而措於毛伯。○顧廣圻曰：毛當作屯。外諸說有篇云：屯二甲。義同。先慎曰：顧說毛當作屯。公孫

亶回聖相也。○顧廣圻曰：文心雕龍書記。引此云：孫亶回無公字。音耳。而關於州部。何哉。田鳩曰：此無他故。異物主有度。上有術之故

也。且足下獨不聞楚將宋觚而失其政。魏相馮離而亡其國。二君者。驅於聲詞。眩乎辯說。不試於毛伯。不

關乎州部。故有失政亡國之患。由是觀之。夫無毛伯之試。州部之關。豈明主之備哉。

堂谿公謂韓子曰：臣聞服禮辭讓。全之術也。修行退智。遂之道也。今先生立法術。設度數。○先慎曰：乾道本生作王。今據

拾補改。臣竊以爲危於身而殆於軀。何以効之。○先慎曰：乾道本初作效。虛文。昭云：效。藏本作効。今據改。所聞先生術曰：楚不用吳起而

削亂。秦行商君而富疆。○先慎曰：乾道本疆作。今據張榜本。趙本改。二子之言已當矣。然而吳起支解。而商君車裂者。不逢世

遇主之患也。逢遇不可必也。患禍不可斥也。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竊爲先生無取焉。韓子

曰：臣明先生之言矣。○先慎曰：乾道本無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夫治天下之柄。齊民萌之度。甚未易處也。然所以廢先

王之教

○王涓曰王當作生下同

而行賤臣之所取者竊以爲立法術設度數所以利民萌便衆庶之道也故不憚亂

主關上之患禍而必思以齊民萌之資利者仁智之行也憚亂主關上之患禍而避乎死亡之害知明夫

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貪鄙之爲也

○先慎曰乾道本知明夫身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作知明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

當作知明夫利而不見民萌之資利者乾道本身作科譌今據改

臣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傷仁智之行先王有幸臣之意然有大傷臣

之實

○俞樾曰先王當作先生即謂堂谿公也非諷韓子舍全途之道而肆危殆之行故曰先生有幸臣之意幸臣猶愛臣也呂氏春秋至思篇王必幸臣與臣之母是也韓子自謂不忍嚮貪鄙之爲不敢

傷仁智之行若從堂谿公言則仁智之行傷矣故曰然有大傷臣之實此有字當讀爲又

定法第四十三

問者曰申不害公孫鞅此二家之言孰急與國應之曰是不可程也人不食十日則死大寒之隆不衣亦

死謂之衣食孰急於人則是不可一無也皆養生之具也今申不害言術而公孫鞅爲法術者因任而授

官循名而責實

○先慎曰乾道本責作貴誤據張榜本趙本改

操殺生之柄課羣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執也法者憲令著於

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姦令者也

○盧文弨曰姦馮改作姦

此臣之所師也君無術則弊於上臣

無法則亂於下此不可一無皆帝王之具也

問者曰

○先慎曰問張榜本作或

徒術而無法徒法而無術其不可何哉對曰申不害韓昭侯之佐也韓者晉之別國

也晉之故法未息而韓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後君之令又下申不害不擅其法不一其憲令則

姦多。○先慎曰：不一其故利在故法前令，則道之利在新法後令，則道之○先慎曰：道讀爲導，與下使昭

不害。則使昭侯用故法前令，其利在新法後令，則使昭後用新法後○盧文弨曰：前後相

令。前令後令，即上先君之令，後君之令。今人以前後兩字逗非也。利在故新相反，利在二字衍。前後相○盧文弨曰：前後相

悖。○先慎曰：乾道木悖作勃，顧廣圻云：今木勃作悖，誤。先慎案說文：悖，下云：亂也。或從心作悖。則申不害

雖十使昭侯用術，而姦臣猶有所譎其辭矣。○先慎曰：張故託万乘之勁韓。○先慎曰：万張

至於霸王者。○顧廣圻曰：七十雖用術於上，法不勤飾於官之患也。公孫鞅之治秦也，設告相坐而責其○先慎曰：相字淺人所加，此

實。○先慎曰：相字淺人所加，此連什伍而同其罪，賞厚而信，刑重而必，是以其民用力勞而不休，逐敵危○先慎曰：相字淺人所加，此

而不卻，故其國富而兵強，然而無術以知姦，則以其富強也資人臣而已矣。及孝公商君死，惠王即位，秦○先慎曰：依上文

法未敗也，而張儀以秦殉韓魏。○顧廣圻惠王死，武王即位，甘茂以秦殉周。○先慎曰：依上文武王死，昭○先慎曰：依上文

襄王即位，穰侯越韓魏而東攻齊。○先慎曰：御覽一百五年，而秦不益一尺之地。○先慎曰：各本一尺乃○先慎曰：各本一尺

成其陶邑之封。○先慎曰：各本成應侯攻韓八年，成其汝南之封。○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成作城，誤。上

御覽此亦自是以來，諸用秦者，皆應穰之類也。故戰勝則大臣尊，益地則私封立，主無術以知姦也。○先

張榜本主作其商君雖十飾其法，人臣反用其資，故乘強秦之資，數十年而不至於帝王者，法不勤飾於○先

官。○盧文弨曰：不當改雖主無術於上之患也。

問者曰：主用申子之術，而官行商君之法，可乎？對曰：申子未盡於法也。○顧廣圻曰：當云：申子未盡於申○顧廣圻曰：當云：申子未盡於

子言治不踰官。雖知弗言。○先慎曰：乾道本無治字。弗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知下有弗字。治不踰官。謂

之守職也。○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也。可作。知而弗言。是謂過也。○先慎曰：乾道本是有不字。慮文強

云。今本無不字。按句有誤。先慎按：不字衍文。下知而人主以一國目視。故視莫明焉。以一國耳聽。故聽莫

弗言。則人主尚安假借矣。即是謂過也。意今據改。○先慎曰：商君之法曰：日據張榜本趙本改。斬一首者。爵一級。

欲為官者。為五十石之官。斬二首者。爵二級。○先慎曰：乾道本爵二級作。欲為官者。為百石之官。官爵之

遷。與斬首之功相稱也。今有法曰：斬首者。令為醫匠。則屋不成而病不已。夫匠者。手巧也。而醫者。齊藥也。

○先慎曰：乾道本無病不至者。齊十三字。空十八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而以斬首之功為之。則不當其

能。今治官者。智能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能也。二字。顧廣圻云：今斬首者。勇力之所加也。以勇力之所加。

○先慎曰：乾道本無勇力之所加也。以七字。不空。合計屋不成。下缺五字。智下缺二

字。正符七字之數。足見今本之字。非七撰也。今據今本。神勇力之所加也。以七字。而治智能之官。○先

乾道本。活下有者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者字。此未詳。先慎按：者字衍。今據刪。是以斬首之功為醫匠

也。故曰：二子之於法術。皆未盡善也。

說疑第四十四 ○顧廣圻曰：疑當讀為疑。

凡治之大者。非謂其賞罰之當也。賞無功之人。罰不辜之民。○先慎曰：乾道本。辜下無之字。非所謂明也。

○顧廣圻曰：明字當衍。賞有功。罰有罪。而不失其人。方在於人者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人方作當。乃誤。按：在

其人句。方任於人者也。句。非能生功止過者也。是故禁姦之法。太上禁其心。其次禁其言。其次禁其事。今世皆曰。尊主

安國者。必以仁義智能。而不知卑主危國者之必以仁義智能也。故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

是以譽廣而名威。民治而國安。知用民之法也。凡術也者。主之所以執也。法也者。官之所以師也。然使郎

中日聞道於郎門之外。以至於境內日見法。又非其難者也。昔者有扈氏有失度。謹兜氏有孤男。三苗有

成駒。桀有侯侈。○顧光圻曰。墨子所染篇云。夏桀染於千辛推哆。又明鬼篇云。推哆大戲。主別兕虎。古今

侈哆。移皆同字耳。王念孫曰。侯當作佳。形相似而誤。一隸書從佳。從侯之字。往往譌潤。說見墨子非命篇

爲舌下。墨子所染篇。則鬼篇。並作推哆。晏子諫篇。漢書。古今人表。並作推侈。佳與推聲相近。故通作推

也。其爲佳字無疑。紂有崇侯虎。晉有優施。此六人者。亡國之臣也。言是如非。言非如是。內險以賊其外。小謹以微

其善。稱道往古。使良事沮。善禪其主。以集精微。○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禪與擅通。莊子。人閒世釋文。

其主無毫髮之可問也。亂之以其所好。○先慎曰。投其所禪。本作擅。是也。說文。擅專也。精微猶精細也。言平日擅專

者。有得人而身危。國亡者。得人之名一也。而利害相千萬也。○先慎曰。趙故人主左右不可不慎也。爲人

主者。誠明於臣之所言。則別賢不肖。如黑白矣。若夫許由。續牙。○顧廣圻曰。此晉伯陽。○顧廣圻曰。晉字

四秦顛頤。衛僑如。○顧廣圻曰。未詳。俞樾曰。顛頤。晉人。而係之秦。僑如。魯人。而係之衛。不可曉。且其人亦

子南勁。鄭太宰欣。楚白公。周單茶。燕子之。此九人者。之爲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云云。疑魯不

季孫意如。晉僑如。當作晉顛頤。魯僑如。而傳寫誤入上文。又移晉字於伯陽之上。遂妄竄入秦字耳。狐不

稽。○顧廣圻曰。莊子。大宗師。狐不重明。○顧廣圻曰。未詳。董不識友。姚校云。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營。秦不虛

靈甫古今人表上下有雒陶續身柏陽東不訾秦不虛顏師古曰雒陶以下皆舜之友也身或作耳虛或作字並見尸子上中有方回其靈甫人表未見也此續牙即續身伯陽董不識即東不訾其餘或皆彼之駁異耳卞隨務光伯夷叔齊此十二人者皆上見利不喜下臨難不恐或與之天下而不取有萃辱之名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萃作卑先慎曰萃字不誤說文萃讀若瘁瘁即頓字頓顛頓也荀子富國篇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正作萃是其證今本改萃為卑失其義矣則不樂食穀之利夫

見利不喜上雖厚賞無以勸之臨難不恐上雖嚴刑無以威之此之謂不令之民也此十二人者○先慎曰乾道

本無人字虛文昭云凌本有今據補或伏死於窟穴或槁死於草木或飢餓於山谷或沈溺於水泉有民如此○先慎曰乾道

顧廣圻云藏本先古聖王皆不能臣當今之世將安用之若夫關龍逢王子比干隨季梁陳泄治楚申胥

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者也見呂氏春秋高誘注云葆太葆官名申又載說宛葆作保古今人表同葆保同

字吳子胥此六人者皆疾爭強諫以勝其君言聽事行則如師徒之勢○盧文弨曰一言而不聽一事而

不行則陵其主以語從之以威雖身死家破○先慎曰乾道本從作待威雖身作其身雖顧廣圻云今本

威句此如鬻拳諫君要領不屬手足異處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先古聖王皆不能忍也當今之時將安用

之若夫齊田恆○先慎曰乾道本齊田作田齊盧文弨云田齊倒張本作齊田今據改宋子罕魯季孫意如晉僑如○顧廣圻曰未詳先慎

宣衛子南勁○顧廣圻曰未詳鄭太宰欣○顧廣圻曰未詳下楚白公周單荼○顧廣圻曰未詳燕子之此九人

者之為其臣也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行私曲上逼君下亂治援外以撓內親下以謀上○顧

曰藏本同今本親作侵誤不難為也如此臣者唯聖王智主能禁之若夫昏亂之君能見之乎○先慎曰若夫若夫后

稷皋陶伊尹周公旦太公望管仲隰朋百里奚蹇叔舅犯趙衰○先慎曰乾道本下作襄拾補作衰范蠡

大夫種逢同華登此十五人者爲其臣也○盧文弨曰爲其疑倒下同先慎曰者下脫之字上文此九人

脫之字讀當以十字爲○皆夙興夜寐卑身賤體竦心白意明刑辟治官職以事其君進善言通道法而不

取矜其善有成功立事而不敢伐其勞○先慎曰立事上當有脫字不難破家以便國殺身以安主以其主爲高天泰

山之尊而以其身爲壑谷黼洧之卑○顧廣圻曰黼洧未詳王先謙曰爾雅釋文黼古釜字釜洧即釜護

城南俗謂之復陽城非也蓋洧復字類音讀變是其證也洧可讀爲復則亦可讀爲復方言釜自關而西

或讀之釜或謂之復明釜復連文此黼洧即釜復之通假字矣黼洧四旁高而中央卑與壑谷地形之卑

相類故並以○主有明名廣譽於國而身不難受壑谷黼洧之卑身○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主得美名而

爲身卑之喻○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職本同今本

而義○如此臣者雖當昏亂之主尙可致功況於顯明之主乎此謂霸王之佐也若夫周滑之職○顧廣圻曰

之作伯○按依下文此周鄭王孫申也○顧廣圻曰依下文此鄭子陽所用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

威王所用也○今無可考鄭王孫申也○顧廣圻曰鄭無王孫王當爲公之誤陳公孫寧儀行父荊芋尹申亥○

慎曰趙本字作芋○隨少師越種干干○顧廣圻曰種吳王孫頌○顧廣圻曰頌國語作維晉陽成泄○顧廣

虛文弨云芋誤○隨少師越種干干○顧廣圻曰種吳王孫頌○顧廣圻曰頌國語作維晉陽成泄○顧廣

下文智伯○齊賢刁易牙此十二人者之爲臣也有○顧廣圻曰按上文但皆思小利而忘法義進則揜蔽賢

良以陰闢其主退則撓亂百官而爲禍難皆輔其君其其欲苟得一說於主○先慎曰雖破國殺衆不難

爲也有臣如此雖當聖王尙恐奪之而況昏亂之君其能無失乎有臣如此者皆身死國亡爲天下笑故

周威公身殺國分爲二○先慎曰周威公河南桓公揭之子桓公自封少子班鄭子陽身殺國分爲三○先

慎曰其陳靈公身死於夏徵舒氏

○先慎曰乾道本無公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今據補

荆靈王死於乾谿之上隨亡於荆吳并於

越智伯滅於晉陽之下桓公身死七日不收故曰諂諛之臣唯聖王知之而亂主近之故至身死國亡聖

主明君則不然內舉不避親外舉不避讎是在焉從而舉之非在焉從而罰之是以賢良遂進而姦邪并

退故一舉而能服諸侯其在記曰堯有丹朱而舜有商均啓有五觀商有太甲武王有管蔡五王之所誅

者皆父兄弟之親也而所殺亡其身殘破其家者何也

○王先謙曰而下所字當衍

以其害國傷民敗法類也

○顧廣圻

曰藏本同今本法下有圻字誤

觀其所舉或在山林藪澤巖穴之間或在囹圄縲紲纆索之中

○虛文昭曰縲當作纆顧廣圻曰藏本今本縲作纆

或在割烹芻牧飯牛之事然明主不差其卑賤也

○顧廣圻曰藏本然下有後字今本有而字皆誤

以其能爲可以明法

本今本無爲字按能字逗

便國利民從而舉之身安名尊亂主則不然不知其臣之意行而任之以國故小之名卑地

削大之國亡身死不明於用臣也無數以度其臣者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上右夫字誤先慎曰數謂術數

必以其衆人之口斷

之衆之所譽從而說之衆之所非從而憎之故爲人臣者破家殘賸

爲譽

○先慎曰相爲名譽從陰約結以相固也虛相與爵祿

○顧廣圻曰相字當衍

以相勸也曰與我者將利之

○顧廣圻曰曰字是不與我者將害之衆貪其利劫其威彼誠喜則能利己忌怒則能害己

○先慎曰衆歸而民留之

以譽盈於國發聞於主主不能理其情因以爲賢彼又使譎詐之士外假爲諸侯之寵使

以輿馬信之以瑞節鎮之以辭令資之以幣帛使諸侯淫說其主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侯下有而字誤按句有誤先慎曰侯字衍使諸淫說

其主謂使諱之。士誦說於主前也。微挾私而公議。所謂使者異國之主也。所為談者左右之人也。○先慎曰如蘇代為齊使燕而使子之重權也。

主說其言而辯其辭。以此人者天下之賢士也。內外之於左右。○虛文昭曰之於二字或刪去。其諷一而語同。大者不難

卑身尊位以下之。小者高爵重祿以利之。夫姦人之爵祿重而黨與彌衆。又有姦邪之意。則姦臣愈反。而

說之曰古之所謂聖君明主者。○先慎曰乾道本者上有君字。頤廣圻云聖君明王句絕。君者上當有脫

字。各本奪曰上者字。連寫於王下。增君字以補其缺耳。而說之者即謂姦臣之黨與。故下文姦臣聞此。暨

然舉耳以爲是也。顯氏不知君字爲曰字上者字之誤。因讀聖君明王句絕。則疑君者上有脫文。宜矣。豈

非長幼弱也。及以次序也。○頤廣圻曰幼弱二字當衍。其上一也。字當作世九字爲一句。以其構黨與聚巷族。偪上弑而求其利也。彼曰

何知其然也。因曰舜偪堯。禹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此四王者。人臣弑其君者也。而天下譽之。察四王之

情。貪得人之意也。○頤廣圻曰人字衍。度其行。○頤廣圻曰三字爲一句。暴亂之兵也。然四王自廣措也。而天下稱大焉。自顯名

也。而天下稱明焉。則威足以臨天下。利足以蓋世。天下從之。又曰以今時之所聞。田成子取齊。司城子罕

取宋。太宰欣取鄭。單氏取周。易牙之取衛。○頤廣圻曰未詳。先慎曰呂氏春秋先識覽衛公子啓方以書

開方始降衛。歸罪於易牙。故云然。韓魏趙三子分晉。此六人臣之弑其君者也。○俞樾曰上文自田成子以下凡八人。不

偪舜。湯放桀。武王伐紂。而言故云亦也。先慎曰此與上不相承。姦臣聞此。歷然舉耳。以爲是也。故內構黨

與外攄巷族。○虛文昭曰攄張本作攄。先慎曰觀時發事一舉而取國家。且夫內以黨與劫弑其君。外以諸

侯之權。矯易其國。○先慎曰乾道本。樞矯作權。顧廣圻云。隱正道。圻云。今本敦適作正道。未詳。先慎按

作正道是也。正道謂法度。與下私曲對。文上云皆朋黨比周。以事其君。隱正道而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行私曲。筋邪篇羣臣朋黨比周。以隱正道。行私曲。並作正道。即其證。改從今本。持私曲。上禁君。下撓治。者不可勝數也。是何也。則不明於擇臣也。記曰。周宣王以來。亡國數十。其臣弑君而取國者衆矣。○先慎

本君上有其字。取上無而字。虛文。昭云。而字。然則難之從內起。與從外作者相半也。能一盡其民力。破國脫。張本有。顯廣圻云。今本無下其字。今據改。○顯廣圻曰。今本無身字。傳作傳。按句當有誤。未詳。俞

殺身者。尚皆賢主也。若夫轉身法易位。全衆傳國。○顯廣圻曰。今本無身字。傳作傳。按句當有誤。未詳。俞

死社稷而言也。故曰。尚皆賢主也。此所謂轉身易位。全衆傳國者。則晉靜公齊康公之類。是以其不能死。而反見屈於臣。故曰。最其病也。趙本改。傳爲傳。正得其字。惟不知法字之衍。而刪去身字。失之。最其

病也。爲人臣者。○先慎曰。乾道本。臣作主。顯廣圻曰。今誠明於臣之所言。則雖羸弋馳騁。○虛文。昭曰。撞

鐘舞女。國猶且存也。不明臣之所言。雖節儉勤勞。布衣惡食。國猶自亡也。趙之先君敬侯。不修德行。而好

縱慾。適身體之所安。耳目之所樂。冬日羸弋。夏浮淫。爲長夜。數日不廢御觴。不能飲者。以筯灌其口。進退

不肅。應對不恭者。斬於前。故居處飲食。如此。其不節也。制刑殺戮。如此。其無度也。然敬侯享國數十年。先

慎曰。史世家。敬侯即位十二年卒。兵不頓於敵國。地不虧於四鄰。內無君臣百官之亂。外無諸侯鄰國之患。明於所以任

臣也。燕君子噲。邵公奭之後也。○先慎曰。趙本。地方數千里。持戟數十萬。不安子女之樂。不聽鐘石之聲。

內不湮汗池臺榭。○先慎曰。此。外不羸弋田獵。又親操耒耨。以修畎畝。子噲之苦身。以憂民。如此。其甚也。

雖古之所謂聖王明君者。其勤身而憂世。不甚於此矣。然而子噲身死國亡。辱於子之。而天下笑之。此其

何故也。○先慎曰。何。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先慎曰。乾道本。有

故二字。倒。何。不明乎所以任臣也。故曰。人臣有五姦。而主不知也。爲人臣者。○先慎曰。乾道本。有

侈用財貨賂以取譽者。有務慶賞。賜予以移衆者。有務朋黨。狗智尊士以擅逞者。有務解免赦罪獄以事威者。有務奉下直曲怪言。偉服瑰稱以眩民耳目者。此五者。明君之所疑也。○顧廣圻曰。疑讀爲擬。下文同。又本篇二字互見。而聖主之所禁也。去此五者。則諛詐之人不敢北面談立。○顧廣圻曰。句有誤。王先謙曰。談立二字疑。倒。先慎曰。諛當作詭。人君南面。故臣言北面。文行多實行寡。而不當法者。不敢誣情以談說。○先慎曰。乾道本敢誣作誣。敢。是。以羣臣居則修身。動則任力。非上之令。不敢擅作疾言誣事。此聖王之所以牧臣下也。彼聖主明君。不適疑物以闕其臣也。○先慎曰。見疑物而無反者。天下鮮矣。故曰。孽有擬適之子。配有擬妻之妾。廷有擬相之臣。臣有擬主之寵。此四者。國之所危也。故曰。內寵並后。外寵貳政。枝子配適。大臣擬主。亂之道也。故周記曰。無尊妾而卑妻。無尊適子而尊小枝。○先慎曰。無孽適子。無尊嬖臣而匹上卿。無尊大臣以擬其主也。四擬者破。則上無意。下無怪也。○先慎曰。君不道。疑物以闕其臣。臣不誣情以談說。是謂上無意。下無怪。四擬不破。則隕身滅國矣。

詭使第四十五

聖人之所以爲治道者三。一曰利。二曰威。三曰名。夫利者。所以得民也。威者。所以行令也。名者。上下之所同道也。非此三者。雖有不急矣。今利非無有也。而民不化上。威非不存也。而下不聽從。官非無法也。而治不當名。三者非不存也。而世一治一亂者。何也。夫上之所貴。與其所以爲治相反也。○先慎曰。拾補與上。有警字。盧文弨云。脫。秦本有疑。當作常。夫立名號。所以爲尊也。今有賤名輕實者。世謂之高。○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之字。先慎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

設爵位所以為賤貴基也。而簡上不求見者，世謂之賢。威利所以行令也，而無利輕威者，世謂之重。○先

乾道本無世字。顯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先慎按。依上文當有今據補。法令所以為治也，而不從法令為私善者，並謂之忠。官爵所以勸民

也，而好名義不進仕者，世謂之烈士。○顯廣圻刑罰所以擅威也，而輕法不避刑戮死亡之罪者，世謂之

勇夫。○顯廣圻民之急名也，甚其求利也如此，則士之飢餓乏絕者，焉得無巖居苦身以爭名於天下哉。

故世之所以不治者，非下之罪，上失其道也。常貴其所以亂，而賤其所以治，是故下之所欲，常與上之所

以為治相詭也。今下而聽其上，上之所急也，而惇慤純信，用心怯言，則謂之窳。○先慎曰：乾道本則作時

當為少欲之誤。因少欲二字錯簡在寬惠行德句上。乾道本遂涉下文之字而誤增。藏本以意改為壹者。張趙本改為一者，並非。守法固聽令審，則謂之愚。敬上畏罪，則

謂之怯。言時節，行中適，則謂之不肖。無二心私學，聽吏從教者，則謂之陋。○先慎曰：乾道本聽上有吏字

難致謂之正。難予謂之廉。難禁謂之齊。有令不聽從，謂之勇。無利於上，謂之愿。寬惠行德，謂之仁。○先慎

本寬上有少欲二字。顯廣圻云：今本無少欲二字。先慎按：少欲二字當在上用心下誤衍於此。據今本刪上下文皆四字句。無脫文。重厚自尊，謂之長者。私學成羣，謂之師

徒。閒靜安居，謂之有思。○先慎曰：乾道本損仁逐利，謂之疾。○顯廣圻險躁佻反覆，謂之智。○顯廣圻曰

躁連讀。下文云：而險躁譏諛者。任先慎曰：佻字衍文。險躁反覆四字為句。先為人而後自為，類名號言汎愛天下，謂之聖。言大本稱○顯廣圻

今本本作不而不可用行而乖於世者，謂之大人。賤爵祿不撓上者，謂之傑。下漸行如此，入則亂，民出則

不便也。○盧文弨曰：上宜禁其欲，滅其迹，而不止也。○先慎曰：乾道本迹作近。顯廣圻云：藏本今本近作迹。今據改。又從而尊之，是教下

便一作使。

亂上以爲治也。凡上所治者，刑罰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盧文弨云：一本有。今據補。今有私行義者尊。下行字當衍。社稷之

所以立者，安靜也。而譟險讒諛者，任四封之內，所以聽從者，信與德也。而陂知傾覆者，使令之所以行，威

之所以立者，恭儉聽上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儉下有也字。而巖居非世者顯。倉廩之所以實者，耕農之本

務也。而綦組錦繡刻畫爲末作者，富名之所以成，城池之所以廣者，戰士也。○顧廣圻曰：池當作地。俞樾

於不辭，城疑衍文。名之所以成，地之所以廣，兩文相對，不當有城字。蓋即成字之誤，而衍者。今死之孤，飢餓乞於道。○顧廣圻曰：藏本同。而優笑酒徒

之屬，乘車衣絲賞祿，所以盡民力，易下死也。今戰勝攻取之士，勞而賞不霑，而卜筮視手理孤蟲爲順辭

於前者，日賜。○俞樾曰：蟲乃蟲之誤。春秋：蠱卒。春秋：繁露：竹林篇。上握度量，所以擅生殺之柄也。今守度

奉量之士，欲以忠嬰上而不得見，巧言利辭，行姦軌以倖偷世者，數御。○先慎曰：廣雅釋詁：御，進也。數音

常進也。見也。據法直言，名刑相當，循繩墨，誅姦人，所以爲上治也。而愈疏遠，詔施順意，從欲以危世者，近習，悉租

稅，專民力，所以備難充倉府也。而士卒之逃事狀匿，附託有威之門，以避徭賦，而上不得者，萬數。○俞樾

即藏匿也。狀與壯通。考工記：臬氏凡鑄金之狀，故書狀作壯是也。壯與莊通。漢書：古今人表：柳莊。柳莊是也。而藏字說文所無。古書多以臧爲之。臧莊聲近。狀通作壯。莊又通作莊。則亦可通作臧矣。王先謙曰：狀即伏字。形近而誤。伏匿。夫陳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也。○先慎曰：乾道本厲戰士作戰士。補而斷

二字。見史記。范雎傳：兪說迂曲。夫陳善田利宅，所以厲戰士也。○先慎曰：乾道本厲戰士作戰士。補而斷

頭裂腹，播骨乎平原野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原下有曠。無宅容身死田畝。○顧廣圻曰：今本重身

奪。按：句有誤。先慎曰：乾道本不誤。今本作身死田奪。非無宅容身，則其田不待身死。而奪也。藏本畝作敏。形近而誤。死田畝。卽孟子死溝壑之意。生既無宅，故死於外也。而女妹有色，大臣左

右無功者。擇宅而受。擇田而食。賞利一從。上出。所以善制下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以字。拾補善制作擅。制。虛文。昭云：以字。脫張本。有制。藏本作制。當有以字。今據張本補。而戰介之士不得職。○顧廣圻曰：而閒居之士尊顯。顧廣圻云：今本官作居。今

據上以此為教。名安得無卑。位安得無危。夫卑名危位者。○先慎曰：乾道本無危字。虛文。昭云：危字。脫秦本。有今據補。必下之不從。法

令有二心無私學。反逆世者也。○虛文。昭曰：無字。衍。顧廣圻云：今本無世字。今據刪。所以屬下也。○王念孫曰：屬乃厲。今

之用事者過矣。上之所以立廉恥者。○先慎曰：顧廣圻云：今本無世字。今據刪。所以屬下也。○王念孫曰：屬乃厲。今

士大夫不差汗泥醜辱而宦。○先慎曰：絕。女妹私義之門。不待次而宦。○先慎曰：絕。賞賜所以為重也。○先慎曰：乾

之字。顧廣圻云：今本無之字。誤。先慎按：顧氏句讀誤耳。此與下誠信所以通威也。句法一律。不當有之字。從今本刪。而戰鬪有功之士貧賤。而使辟優徒。超級名號。

○先慎曰：便。上而字衍。誠信所以通威也。而主掎障近習。女謁並行。百官主爵遷人。用事者過矣。大臣官人。與下先

謀比。周雖不法。行威利在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與。下先謀雖五字。按：句有誤。未詳。則主卑而大臣重矣。夫立法令者。以廢私也。

法令行而私道廢矣。私者所以亂法也。而士有二心私學。巖居窘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路作處。誤。託伏深慮。大者非

世。細者惑下。上不禁。又從而尊之以名。○顧廣圻曰：又從而尊之。五字為一句。上下文及此。凡四見。以名。上有脫文。當本重尊之二字。而脫耳。化之以實。是

無功而顯。無勞而富也。如此。則士之二心私學者。焉得無深慮。勉知詐與。誹謗法令。○虛文。昭曰：以求。凌本無與字。

索與世相反者也。凡亂上反世者。常士有二心私學者也。故本言曰。所以治者法也。所以亂者私也。法立

則莫得為私矣。故曰。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上無其道。則智者有私詞。賢者有私意。上有私惠。下有私欲。聖

智成羣。造言作辭。以非法措於上。○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措作令。按句有誤。上不禁寒。又從而尊之。是教下不聽上。不從法也。是以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賢者顯名而居。姦人賴賞而富。是以上不勝下也。

卷十八

六反第四十六

畏死遠難。○先慎曰：乾道本無遠字。顧廣圻云：今本有遠字。按句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按：有遠字是難。讀爲患難之難。與下雖犯軍旅之難同。禮記曲禮臨難無苟免。遠難即免難之義。畏死遠難。有薛生之心。用以當敵。必不恥降。北之辱。此遠字不可少。據今本增。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而世尊之

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顧廣圻曰：牟字有誤。未詳所當作。先慎曰：淮南時則訓高注牟多

也。知讀曰智。僞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傲之民也。○顧廣圻曰：本書亡微篇。有暴傲即此。未知孰是先慎曰：作傲是說。詳亡

微篇。而世尊之曰礪勇之士。○先慎曰：說文礪厲石也。凡稜利之義。即此字之轉注。經傳皆以廉爲之。活賊匿姦。當死之民也。而世尊之曰任譽

之士。○虛文昭曰：疑是俠。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死節之民也。○先慎曰：依上下文。民下當有也字。而世少之曰失計之民

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

厚純粹。整毅之民也。○王先謙曰：整正毅善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懼之

民也。挫賊遏姦。明上之民也。○先慎曰：明上謂奉揚法令。而世少之曰調讒之民也。此六者。世之所毀也。姦僞無益之

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古者有諺曰。爲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爲之。愛棄髮之費。○先慎曰。趙本重愛字。盧文昭云。下愛字。藏本不重。顧廣圻云。必爲之。句絕。今本重愛字。誤。先

慎案必爲之。謂不以損髮而不沐。八說篇沐者有棄髮云云。與此意同。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

夫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爲苦憊之故。不彈痊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顧廣圻曰。自此至末。皆當連各本多提行。皆非是。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先慎曰。依下文。子父當作父子。而欲以行義禁下。則交必有鄰矣。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

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祗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王潤曰。句絕。計之長利也。故父母

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去求利之心。出相愛之

道。○王先謙曰。如孟子說世主。不言利而以仁爲先。是求人主之過於父母之親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於字。今從拾補增。盧文昭云。於字。馮校增。此不熟於論

恩詐而誣也。○顧廣圻曰。職本同。今本恩作思。誤。感文昭曰。思。張本作恩。故明主不受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主字。顧廣圻云。聖人之

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顧廣圻曰。句絕。必於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顧廣圻

曰。當作民用。官治四字。則國富。國富則兵強。○盧文昭曰。下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

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

之業成矣。○盧文弨曰：致張本作至。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先

大臣盡力從事，雖行危至死無怨。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顧廣圻曰：不字當衍，外諸說有篇云：君通

夫姦必知則備，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會史可疑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

取也。不知則會史可疑於幽隱，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衆其守而重其罪。○先

本而作其誤，守者衆以防於未發，罪者重以杜其效尤。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盧文

一作吏之於民無愛，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先慎曰：乾道本不重父母二字，顧廣圻

母萬父母並句絕，父母積愛與吏用威嚴相對成文，不當省父母二字。顧說非，改從今本。吏用威嚴而民聽從。○先慎曰：乾道本無用字，盧文

策亦可決矣。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

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盧文弨曰：君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

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故母厚愛處。○顧廣圻曰：句有誤，當脫一字。子多敗，推愛也。○推行

○顧廣圻曰：子多善用嚴也。至用嚴大小二十四字。今家人之治產也。○顧廣圻曰：職本

○先慎曰：盧文弨拾補出飢字云：饑張本作飢，按：下饑饑天饑作飢，非先慎按：下二飢字張榜本作饑不誤。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先慎曰：饑字從張

榜本改。温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故法之爲道

前苦而長利，仁之爲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顧

仁與法相對也。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先慎曰：乾道本無刑字。顧廣圻云：今本有刑字。按下文當有今據補。凡賞罰之必者。

勸禁也。先慎曰：乾道本必作心。顧廣圻云：今本必作必。誤。王先謙云：必字是上言必於賞罰。即其證。若作心則不當有者字。改從今本。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

所惡之禁也。急。先慎曰：乾道本惡作惠。拾補。作惡。盧文弨云：惡字非。今據改。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

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

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七字。今本有欲治又不甚也者八字。皆誤。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是

故決賢不肖愚知之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知作智。美作分。按句有誤。俞樾曰：美乃策字之誤。上文云：嚴愛之策。亦可決矣。此云：決賢不肖愚知之策。其文義正相似。作美者形近而

誤。今本改美為。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所揆也者。是

治死人也。俞樾曰：此當作明主之法也。揆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方與下文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文法一律。揆賊之揆。誤移在上句。因移下句。治字以補之。

義不可通矣。道藏本趙本但於所揆也者上加一治字。猶未盡得也。又按揆字未詳何義。據與刑盜對文。疑揆當作殺。古字或以蔡為之。尚書禹貢二百里蔡。鄭注云：蔡之言殺。是蔡殺聲近義通。說文米部：臣錯

引左傳：擊蔡叔。今作孽。蔡叔亦其例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

止境內之邪。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先慎曰：乾道本刑下有名字。顧廣圻云：

藏本同。今本無名字。按：依下文。不當有今據刪。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又勸一國。四。顧廣圻曰：四字為一句。受賞者甘利。未賞者慕業。是報

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

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先

慎曰者字涉上下文而衍。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先慎曰能止姦則重刑無傷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

也。民不以小利蒙大罪。○先慎曰乾道本蒙作加虛文無者字。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

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先慎曰依上文。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

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先慎曰淮南子人防訓堯成。躓作垤。垤者大故人順之。順讀爲慎。垤微

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爲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

民之垤也。是以輕罪之爲民道也。○先慎曰民字不當有此言輕罪之道非欲亂國卽爲民設陷也。民字涉上下文而衍。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

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先慎曰頌猶美語也。不察當世之實事曰上不愛民賦斂當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虛

文弔曰恐疑是怨。先慎曰虛說是下不足於用則怨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爲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

罰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王潤曰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

猶之亂也。○先慎曰乾道本厚上有後字。據趙本刪言上雖足民於財用而夫富家之愛子。道本當作常

拾補當作富虛文。財貨足用。○虛文弔曰財貨足用則輕用。道本作貨財據趙本乙。輕用則侈泰

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用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顧廣圻曰藏

則誤接。雖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爲非。○先慎曰乾道本無治字。拾補有虛文

當作唯。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墮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爲非。○先慎曰乾道本無治字。拾補有虛文

今據改。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儒而行修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已明矣。○先慎曰：乾道本無已字。

盧文弨云：已字脫。張本有今據補。

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先慎曰：此與下相對。

當作而民。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先慎曰：此與下相對。富有四海之內而

不足於寶。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先慎曰：乾道本為下有君字。顧而桀未必以天子為足也。

○先慎曰：乾道本以作為拾補。為作以。盧文弨云：為字張本無。顧廣圻云：今據刪。而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

主之治國也。適其時事，以致財物，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民以

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此帝王之政也。○先慎曰：張榜本帝誤作常。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先慎曰：盲暗混於寐嘿之中，人莫能辨。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

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

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顧廣圻曰：俎

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

為辯，身不任而自飾以為高。○先慎曰：乾道本任下有者字。顧廣圻云：世主眩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

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暗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

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第四十七

爲故人行私謂之不棄。

○先慎曰謂不遺故舊。

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

官寵交謂之有俠。離世遁上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

○先慎曰剛材者在下而與上爭故不行其令。

行惠取衆謂之得民。

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高傲者民不

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

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修潔也。任人者使有勢

也。○先慎曰任人則必使其人有勢可憑藉。智士者未必信也。爲多其智因惑其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爲其私急

則君必欺焉。爲智者之不可信也。○先慎曰爲當作惟。故任修士者使斷事也。修士者未必智。爲潔其身因惑其智

以愚人之所悖。

○王先謙曰所字當衍。

處治事之官而爲其所然。

○先慎曰乾道本無其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爲下有其字。先慎按此與上而爲其私急對文。明有

其字是。

今據補則事必亂矣。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修則君事亂。○王先謙曰承上文言不當有此無術

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下必坐上。決誠以參聽。無門戶。

人莫能測也。○顧廣圻曰藏本同。下必坐上決誠以今本作法術倒言而詭使按德義當

作得識形近之誤。七術篇云夫不使賤議貴下必坐上云云。又經云觀聽不參則誠不聞。聽有門戶則主壅塞。卽此文之證。下必坐上者商君之告坐也。今本不能讀。輒加改易。謬甚。先慎曰顧說是。張榜本無下

必坐上決誠以七字亦非（七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有過者罪有能

者得故愚者不任事上故智者不得詐欺文一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先慎曰不任則事無失矣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先慎曰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先慎曰乾道本無能字顧廣

文當有不可以為法顧廣圻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干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

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華角赴河顧廣圻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

士先慎曰乾道本無賢字顧廣圻云故人主之所察先慎曰乾道本無所字拾補有盧智士盡其辯

焉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士下有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先慎曰乾道本士下有能字盧文昭

本無下能字按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博習辯智如孔墨先慎曰趙

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

養足不仕而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寒私便而一功勞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先慎曰而

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王先謙賞功以勸民也而又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惜大貴文學以疑

法尊行修以武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

措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鉅言國軍異器方楯也言措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楯鐵鉅不相稱適也顧

矛方形近因而致誤墨子備水篇云斤二十人一人擡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盧文昭曰荀子議兵

百里顧廣圻曰奏謔為湊

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王先謙曰干城距衝○先慎曰乾道本衝上有衝字顧廣圻云

國篇楊注引無衡字今據刪干荀子注引作平強不若堙穴伏糞○字是見墨子先慎曰楊注引糞作糞按

文昭荀子拾補云內穴古多通用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

故有珣銚而推車者○珣銚以學為銚也即推輪也上古摩摩而轉也○盧文弨曰推當作推下注即推

從顧廣圻曰推當作推淮南子云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今無蟬匯鐵論非缺云推車之蟬擲負

子之教也亦當作推又鹽鐵論遵道散不足世務皆言推車則作推字不誤可證先慎曰推字不誤管子

所本推車謂推引其車○顧廣圻曰此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

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先慎曰乾道本道下有推字顧廣圻皆推政也○盧文弨曰推當作推下注先慎

法正同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聖人之治也○顧廣圻

義見上○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先慎曰道本也作難盧文弨法所以制事○盧文弨曰

今本非下有字○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先慎曰道本也作難盧文弨法所以制事○盧文弨曰

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先慎曰乾道本法下有有字顧廣圻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先慎曰乾道

也○先慎曰天下無不難之法無不害之功但權事之成否功之多寡耳○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

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半也○先慎曰乘無半義○乘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

其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先慎曰見六反篇廣雅釋詁一除瘡也○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

是無術之事也。○先慎曰：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我欲更之，無奈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

必立而曠於實者，言有辭拙而急於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易作益誤。人之

不事衡石者，○盧文弨曰：當提行。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爲人多少，衡不能爲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故人不事也。

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爲私。○先慎曰：乾道本私下有利字。案利卽私之誤，而復者，官不敢枉法，

據刪貨賂不行。○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行下。有者字誤。先慎曰：御覽引亦有。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是

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爲前。○俞樾曰：愛不可爲前，猶言無前於此者。正見其愛之至也。舊注非是。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

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

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

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先慎曰：乾

顧廣圻云：今本於作則。今據改。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顧廣圻曰：暴當作

以仁暴對言。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卽暴之實迹。若義則無憎心，妄殺之事。下暴人在位，與仁人在位比勘，尤其證。此意謂仁人之亡人，國無異於暴者之亡人國也。慈惠則不忍，

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

怨其上，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

民怨而亂心生。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為能活餓者也。○虛文。弔曰：為能
本下亦常同。先慎曰：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先慎曰：勸字淺。○依上文誤加。○不為能富民者也。○先慎曰：乾道
本下亦常同。先慎曰：不能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依上文誤加。○不為能富民者也。○先慎曰：乾道
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知道虛聖以說民。○顧廣圻曰：藏本同。今
主不受也。

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顧廣圻曰：簡當作萌。在訟字上。萌，
民萌訟與弟子辯相對。訟猶辯也。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

必詳事。○先慎曰：乾道本詳下有盡字。顧廣圻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

功，愚者之所易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顧廣圻曰：藏本以責智者之所難。○顧廣圻曰：故智慮不用而

國治也。○先慎曰：乾道本慮下有有力勞二字。盧文弔云：力勞二字凌本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虛文。弔曰：張本下兩句皆無於字。此亦

非。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於寵人，則臣

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託食於國者也。○先慎曰：張榜本此下接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

○先慎曰：乾道本之作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驂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

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先慎曰：而猶則也。而有土之君，○先慎曰：趙本土誤作上。盧說人不能利惡人

不能害。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輕下曰暴。○孫詒讓曰：驕當作橋，謂橋君

力率羣臣百吏而相與疆君。橋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

之輔，即此所謂人臣輕上曰橋。此俠與橋皆美名。亂與暴皆惡名。故云：下以受譽，上以得非。若作驕，則不

得為譽矣。橋字又作矯。《荀子楊注》：橋與矯同。屈也。後忠孝篇云：故烈士內不為家，亂世絕嗣。而外矯

於君義亦同。先慎曰：五蠹篇專詆俠驕之無益。人主而為邦之蠹，則韓非不以俠驕為美名可知。此下以

受譽指時人而言。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先慎曰：張榜本自有明主之國

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爵尊而官大也。《先慎曰：乾道本者，上無臣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重臣者，言

聽而力多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而官爵之官爵受功與八經篇云：爵祿循功語意正同。

故有貴臣，言不度行。《先慎曰：不當作必。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八經第四十八。《先慎曰：趙本無下八字。虛文昭云：十

一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惡，故賞罰可用。賞罰可用，則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君執柄以處勢，

故令行禁止。柄者，殺生之制也。勢者，勝衆之資也。廢置無度，則權瀆。賞罰下其，則威分。是以明主不懷愛

而聽，不留說而計。故聽言不參，則權分乎姦；智力不用，則君窮乎臣。《顧廣圻曰：藏本

天不可測也。其用人也，鬼如鬼之陰密。天則不非，誰能非之。鬼則不困，能困之。勢行教嚴，逆而不違。雖逆，天下不

用也。《先慎曰：乾道本

注：雖誤作誰，據趙本改。毀譽一行而不議，天下不敢議。故賞賢罰暴，舉善之至者也。賞暴罰賢，舉惡之至

者也是謂賞同罰異。賞莫如厚，使民利之；譽莫如美，使民榮之；誅莫如重，使民畏之；毀莫如惡，使民恥之。然後一行其法。○顧廣圻曰：句絕。禁誅於私家。○顧廣圻曰：外儲說右篇云：夫不處勢以禁誅，擅愛之臣皆可讖。不害。○先不害，即功罪賞罰必知之。罪賞罰必知之為句。知功罪賞罰則治天下之道得矣。今本功誤公。顧氏又以無害屬下為句。故疑有誤。知之道盡矣。

因情一曰收智

二力不敵衆，智不盡物。○先慎曰：此謂一人與其用一人，不如用一國。用君之一人之智力，不知任衆而字衍。又不知當作不如。故智力敵而羣物勝，揣中則私勞，不中則在過。○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在作有。先慎曰：下君

盡己之能，中君盡人之力。○先慎曰：乾道本入下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之字。今據增。上君盡人之智，是以事至而結智，一聽而公

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後悖於前，則憊智不分，不公會，則猶豫而不斷，不斷則事留。○顧廣圻曰：句絕。自取一聽，

則毋墮壑之累。○先慎曰：乾道本無聽字。毋下有道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聽字。無道字。按自取一聽，句上一聽而公會聽不一，則後悖於前，兩見此言。君能自取一聽，即不為臣下所動。自毋墮入臣下，豁壑之憂。乾道本錯誤，不可讀。改從藏本。今本故使之諷，諷定而怒。○顧廣圻

曰：諷諫也。諷定而怒，即下揆伍必怒意。是以言陳之曰，必有筴籍。○先慎曰：乾道本重成敗二字。賞罰隨之事

智者事發而驗，結能者功見而謀。○先慎曰：謀當成敗有徵。○顧廣圻云：今本不重。今據刪。賞罰隨之事

成則君收其功，規敗則臣任其罪。君人者，合符猶不親，而况於力乎？事智猶不親，而况於懸乎？○顧廣圻

曰：智當作

至故非用人也不取同同則君怒使人相用則君神君神則下盡○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君神二字顯廣上文其用人也鬼義取其不可測下盡下則臣上○先慎曰則上衍下字不因君而主道畢矣

主道一曰結智

三知臣主之異利者王以為同者劫○先慎曰趙本以下有異字與其事者殺故明主審公私之分審利害

之地姦乃無所乘○先慎曰下審字衍公私之分利亂之所生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主母君幼

稱制后姬子姓則強庶逼兄弟則公子擲國大臣代主執物者顯賢則虛名掩君○先慎曰弟兄倒下文兄弟不侵明此當作兄弟舊注未諱乾道本注子姓代之姓代主作代主今據趙本改任吏責

臣主母不放勢貴臣則主母有所畏懼不敢放肆注說非禮施異等后姬不疑分勢不貳庶適不爭庶子

也武適權籍不失兄弟不侵權柄國籍不失於下也○虛文昭曰籍張下不一門大臣不擁則不得權○虛

文昭曰擁當從土旁先慎曰注權當為擁之誤禁賞必行顯賢不亂臣有二因謂外內也○先慎曰不下當有脫字亂臣有二因

以亂字屬上非外曰畏外謂敵國內謂近習注非內曰愛所畏之求得所愛之言聽此亂臣之所因也外國之

置諸吏者結誅親暱重帑○顯廣圻曰臧本無結字今本結誅作誅其皆誤按帑讀為孥下同孫詒讓曰

往有之結誅謂詰其罪而誅之王先謙曰結孫說是帑不則外不籍矣○先慎曰籍爵祿循功請者俱罪

誤重帑謂厚幣敵所親暱重賂為反問者則詰而誅之則外不籍矣○先慎曰籍爵祿循功請者俱罪

則內不因矣外不籍內不因則姦宄塞矣○先慎曰乾道本充顧廣圻云今本充作充先慎按作充

因則姦宄之途閉後人誤以塞為充滿故改充為充充疑作兌亦誤官襲節而進以至大任智也其位至而任大智者以

三節持之。○王先謙曰：髮節猶上言鬣級節級義。曰質曰鎮曰固親戚妻子質也爵祿厚而必鎮也參伍

貴帑固也。○以謀多揆任以貴失行參必折揆伍必怒即其義。賢者止於質貪饕化於鎮姦邪窮於固忍

不制則下上。○顧廣圻曰：藏木下上作上下。今本作下失皆誤。先慎曰：當作小不除則大誅。○王先謙曰：將尋斧而名實當則徑之。○顧廣圻曰：而上當更有誅字。徑者謂顯誅也。下文乃隱誅之。生者不誅也。害

不然而者不行飲食也。而與其鬻者以生害事死傷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讎此謂除陰姦也。駭曰詭詭

曰易見功而貴見罪而罰而詭乃止。○先慎曰：乾道本鬻作醫見功作易功拾神驗字下旁注鬻字易功

見罰是亦不鬻也。不鬻而詭乃止可證鬻曰謾之義。先慎按：俞說是改從拾補。是非不泄說諫不通而易乃

不用。○王先謙曰：不為臣下所輕易。父兄賢良播出曰遊禍其患鄰敵多資僂辱之人近習曰狎賊其患發忿疑辱之心

生藏怒持罪而不發曰增亂其患微幸妄舉之人起大臣兩重提衡而不踣。○王先謙曰：若齊

論讓曰：卷當作養謂養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孫詒讓曰：隆讀為闕呂氏春秋祭微篇楚卑梁公舉兵

成禍亂也。養卷形近誤。其患家隆劫殺之難作。○孫詒讓曰：隆讀為闕呂氏春秋祭微篇楚卑梁公舉兵

隆大隆即大闕也。孟子云：鄒與魯闕孫奭音義引劉熙注云：闕構也。構兵以闕也。說文門部云：闕闕也。

此云家隆即家闕亦謂私家構兵爭鬪也。隆與闕古音相近得相通借。古文苑揚雄宗正箴云：昔在夏時

太康不恭有仍二女五子家隆降與隆聲類亦脫易不自神曰彈威。○王先謙曰：彈疑彈形近而誤。脫易

同古字通用。彼家降與此家隆事異而義同。脫易不自神曰彈威。○王先謙曰：彈疑彈形近而誤。脫易

其患賊夫甦毒之亂起此五患者人主之不知則有劫殺之事。○先慎曰：主下廢置之事生於內則治。願

皆當自內主之。由人主權其利害則無不治。生於外則亂。○先慎曰：外謂敵國也。上文外曰畏是以明主

以功論之內而以利資之外。○王先謙曰：論功於朝廷，取利於敵國。故其國治而敵亂。○先謙曰：乾道本故其作其故。盧文

作是。按：句有誤。先謙按：作「即亂之道」。安就危也。先謙曰：拾補亂下有亡字。盧文昭云：亡藏本作之。並非。故其語已明顯。今據改。

臣憎則起外若眩，臣愛則起內若藥。○王先謙曰：不常憎而憎，則亂臣起外。若楚伍員之類，不當愛而愛。

疾。

起亂 一曰亂起

四參伍之道，行參以謀多，揆伍以責失。○王先謙曰：多猶勝也。賢也。故行參以謀，行參必折。三人從二，不

用者必折抑之。先謙曰：乾道本折作拆，虛。揆伍必怒，不折則瀆。上不怒則相和。○王先謙曰：羣下和同，非

折之微，足以知多寡。按：句有誤。先謙按：此語分別衆謀於極微，始知得失之多少。作微字，是改。從今本。

怒之萌不及其衆觀聽之勢。○王先謙曰：折怒其微在比周而賞異也。○盧文昭曰：也字衍。先謙誅毋謁

而罪同。○顧廣圻曰：今本毋謁作罰，誤。先謙曰：毋言會衆端，必揆之以地，謀之以天，驗之以物，參之以人。

四徵者符，乃可以觀矣。參言以知其誠，易視以改其澤也。○先謙曰：改當作考。形近而誤。澤讀爲擇。謂擇守

擇守禮記射義。澤者所以擇士也。澤有擇義。執見以得非常，一用以務近習，重言以懼遠使。○先謙曰：乾

其字又相通。曲禮上鄭注：澤或爲擇。是其證。○俞越曰：疏置當作

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官作言。今據改。舉往以悉其前，即邇以知其內，疏置以知其外。○俞越曰：疏置當作

王先謙云：重其禁令，則遠使知懼。○先謙曰：詭使倒論，反以得陰姦。○俞越曰：疏置當作

不對矣。握明以問所闡，詭使以絕黷泄，倒言以嘗所疑。○先謙曰：詭使倒論，反以得陰姦。○俞越曰：疏置當作

與倒言相對。設諫以綱獨爲。王先謙曰：諫讀爲開。傳寫誤也。舉錯以觀姦動。明說以誘避過。卑適以觀直諂。宣聞以通末見。作鬪以散朋黨。王先謙曰：即上。文不怒則相和意深。一以警衆心。曰：乾道本警作敬。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敬作警。今據改。泄異以易其慮。似類則合其參。陳過則明其固。先謙曰：知辟罪以止威。下有罪字。王渭曰：按。句有誤。先慎曰：辟即避字。既知避罪則上可以止威。陰使時循以省衰。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衰作衷。誤。王先漸更以難通比。先謙曰：慮我使與外國通比。又逐漸更易以離。下約以侵其上。相室約其廷臣。廷臣約其官屬。兵士約其軍吏。遣使約其行介。縣令約其辟吏。張本作吏。非。郎中約其左右。后姬約其宮媛。此之謂條達之道。言通事泄則術不行。

立道

五明主其務在周密。是以喜見則德償。顧廣圻曰：償當作贖。怒見則威分。盧文弨曰：則藏本。作其先慎曰：作則是。故明主之言。隔塞而不通。周密而不見。故以一得十者。下道也。以十得一者。上道也。先慎曰：上二字互誤。明主兼行上下。故姦無所失。伍官連縣而鄰謁。過賞失過誅。先慎曰：失字衍。上之於下。下之於上。亦然。是故上下貴賤相畏。以法相誨。以和顧廣圻曰：句有誤。民之性。有生之實。有生之名。爲君者。有賢知之名。有賞罰之實。名實俱至。故福善必聞矣。

參言

六聽不參則無以責下言不督乎用則邪說當上○先慎曰不督其用徒聽其言言之為物也以多信

先謙曰言以多而易信即三人成市虎義不然之物十人云疑百人然乎千人不可解也○顧廣圻曰句有誤先慎曰凡不然

人言之愈不能決至於千人之言則已以為不然者亦已咄者言之疑辯者言之信○先慎曰咄者言之

為然矣此足上文言之為物也以多信義顧以為誤非也信乎辯而以類飾其私○先慎曰信讀曰伸謂辨士

心無不姦之食上也取資乎衆籍○先慎曰籍讀為藉藉助也主不饜忿而待合參其勢資下也有道之主聽言督其用課其功課而賞罰生焉○先慎曰張榜

用之辯不留朝任事者知不足以治職則放官收○顧廣圻曰官收當作收官放字當衍即收字之誤耳

十四字而以大說大而誇則窮端○先慎曰句絕先慎曰顧王說是張榜本無任事至下說

而誇為句非故姦得而怒○先慎曰而猶則也下誣而罪臣同無故而不當

為誣誣而罪臣○顧廣圻曰以上皆有誤先慎曰謂非為他言必有報說必責用也故朋黨之言不上聞

凡聽之道人臣忠論以聞姦○先慎曰聞姦使姦得博論以內一人○王先謙曰內與主不智則姦得資

明主之道已喜則求其所納已怒則察其所構論於已變之後以得毀譽公私之徵○王先謙曰聞辯言

虛實聞評言而怒必察其所構之是非又於已衆諫以效智使君自取一以避罪○先慎曰乾道本使上

變之後考論之則毀譽公私皆得其微驗矣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盧文

今據刪故衆之諫也敗君之取也○先慎曰防無副言於上以設將然今符言於後以知謾誠語○盧文

疑令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無語字按句有誤未詳先慎曰今明主之道臣不得兩諫必任其一語不得

當作令語字衍言能符於後則為誠不符則為謾符猶合也擅行必合其參故姦無道進矣

聽法

七官之重也。毋法也。法之息也。上闢也。上闢無度。則官擅為。官擅為。故奉重無前。奉重無前。則微多。○慎曰

乾道本不奉重無前四字。顧廣圻云。今本重。今據增。微多。故富官之富重也。亂功之所生也。○王先謙曰。亂功無義功字當衍。明主之道。取於任

能任事。賢於官。能守官。則則取之。賢於官。贊揚之。賞於功。言程主喜俱必利。不當主怒俱必害。則人不私父兄而進其仇讎。勢足

以行法。奉足以給事。而私無所生。故民勞苦而輕官。○王先謙曰。民皆力耕。故勞苦不為官擾。故輕官。任事者毋重。○先慎曰。乾

顯廣圻曰。今本也。作者按。依下文當作者。今據改。使其寵必在爵。處官者毋私。使其利必在祿。故民尊爵而重祿。爵祿所以賞也。

民重所以賞也。則國治。○先慎曰。官輕則民重。刑之煩也。名之繆也。賞譽不常。則民疑。民之重名。與其重賞也。均賞

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罰者有譽焉。不足以禁。明主之道。賞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為上。賞譽同軌。非誅俱

行。○先慎曰。非誹字同。此即蒙。上賞者有誹焉。不足以勸。然則民無榮於賞之內。○王潤曰。有重罰者必有惡名。故民畏罰。所以禁

也。民畏所以禁。則國治矣。

類柄

八行義示則主威分。慈仁聽則法制毀。民以制畏上。而上以勢卑下。故下肆很觸。○虛文弼曰。很。凌本作很。而榮於輕

君之俗。則主威分。民以法難犯上。而上以法撓慈仁。故下明愛施。而務賅紋之政。○顧廣圻曰。務為貨賅。○顧廣圻曰。

下同。孫詒讓曰。紋當作納。篆文納作紋。二形相近而誤。納。謂納貨財子女也。國語鄭語說。襄似云。絃人有獄。而以為入。入納義同。是以法令墮。尊私行以貳主威。行賅

紋以疑法。○先慎曰：法下當有令字。聽之則亂治，不聽則謗主。○顧廣圻曰：主當作生。王先謙曰：謗與亂治對文，句義本通。不煩改字。故君輕乎位而法亂乎官，此之謂無常之國。明主之道，臣不得以行義成榮，不得以家利爲功，功名所生，必出於官法。法之所外，雖有難行，不以顯焉。故民無以私名，設法度以齊民，信賞罰以盡能。○先慎曰：乾道本盡下有民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民字，按不當有。今據刪。明誹譽以勸沮，名號賞罰法令三隅。○先慎曰：此下當有脫文。故大臣有行則尊君，百姓有功則利上，此之謂有道之國也。

主威○先慎曰：乾道本脫此二字，今依拾補。增盧文弼曰：末一行脫主威二字。

卷十九

五蠹第四十九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民不勝禽獸蟲蛇。○先慎曰：御覽七十八引衆作多，蟲蛇作虵虺。有聖人作，構木爲巢，以避羣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有巢氏。○先慎曰：各本號下無之字。御覽有依下文當有。今據補。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惡臭，而傷害腹胃，民多疾病，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說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決瀆。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爲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爲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爲新聖笑矣。○先慎曰：舜下脫鯀字。湯武禹。

當作禹。是以聖人不期修古。在扶世也。○顧廣圻曰：藏本論世之事，因為之備。宋人有耕者，湯武。

舊本耕下有田字。藝文類聚九十五御覽四百九十九及八。百二十二九百七事類賦二十三引耕下無田字。今據刪。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

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得，而身爲宋國笑。○先慎曰：藝文類聚引笑上有所字。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

類也。古者○虛文弼曰：古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先慎曰：張榜本

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

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

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虛文弼曰：堯下亦當分段。先慎曰：乾道本也。下有有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有字。按

耳北堂書鈔一百四十三御覽八。十初學記九引並無有字。今據刪。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先慎曰：御覽一百八十八引斲作刮。案：李斯傳

不勤於此矣。似非韓子元文。此下云：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不言逆旅之宿。明韓子無此十字，餘亦煩書不同。當各依本書。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麇裘，

九十四引並作鹿裘。李斯傳亦作鹿。夏日葛衣，雖監門之服，養不虧於此矣。○先慎曰：御覽八十引虧

書鈔一百四十三引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耜，以爲民先。○先慎曰：御覽八十股無胈，胈○先慎曰：乾道本

改李斯傳亦作胈。御覽引作股無完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先慎曰：以張夫古之讓天子者，是

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古傳天下是不足多也。○先慎曰：古張榜本趙本作故古故字通。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

世絜駕，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

臆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以水相遺也。先慎曰：說文：臆，楚俗以二月祭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

寶者苦水，故買人功使決寶。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饑。幼弟可憐猶不饑之也。先慎曰：意林：御糧歲之

秋，疏客必食。先慎曰：乾道本機作饑，涉上文而誤。據拾非疏骨肉愛過客也。顧廣圻云：乾道本無客字。

字按：疏下當有客字。先慎按：顧說非。疏骨肉，御覽意林引同。無下愛過客也。四字改從今本。愛過客，蒙上疏客必食言。過客即疏客。多少之心異也。先慎曰：乾道本心

實作心。先慎按：御覽亦引作心。今據改。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張本之。作人。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

高也。勢薄也。重爭士橐。先慎曰：乾道本無重字。顧廣圻云：今本爭上有重字。按：未詳。先慎按：爭上有重

南修務說林：項託漢書董仲舒、薄孟康注：作項橐。是梁託通用之證。士橐即仕託。古今字。外儲說左：上篇

晉國之辭，仕託者國之錘。又云：晉國之辭，仕託慕叔向者國之錘。彼云：辭仕託。此云：爭仕託。可見仕託之

義，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

而備適於事。古者文王處豐鎬之間。先慎曰：乾道本又作大。據拾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遂王天

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先慎曰：論衡：非韓篇作三十二國。荆文王恐其害己也，

舉兵伐徐，遂滅之。盧文弨曰：徐偃王當周穆王時，與楚文王相去遠，譙周據此以駁史，失之不考。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

其國。是仁義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

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其工之戰，鐵鋸短者及乎敵。先慎曰：乾道本短作短。顧廣圻云：今本短作短。距，家當作短。今據改。鎧甲不堅者傷乎體，是干戚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

德中世遂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

斯言所謂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爲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

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使敵萬乘，則齊荆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

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驕馬。○先慎曰：淮南汜論訓高注：驕馬突馬也。此不知

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先慎曰：乾道本無稱字。顧廣圻云：今本皆下有稱字。按：句有誤。先

舜此即儒墨皆稱。先王兼愛之證。則視民如父母。○先慎曰：拾補：視民作民。視君三字。虛文。昭云：民視二字。舊倒。君字脫也。君字不當有。先王兼愛天下，則民視之如父母。此即指先王之民而言。張本增君字，非也。

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行刑，君爲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

君爲流涕。此所舉先王也。夫以君臣爲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

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君雖厚愛，奚遽不亂也。○先慎曰：范道本不重父母二字。無君字。愛下有矣字。據拾補改增。虛文。昭云：父母君三字脫。今先王之

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先慎曰：乾道本下有未字。王渭云：當有今據補。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

法行刑，而君爲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爲治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

法，不聽其泣，則仁之不可以爲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

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爲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爲服役者

七十人，而仁義者一人。○先慎曰：拾補而下有爲字。虛文。昭云：張本無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而下有爲字。誤。按一人，仲尼也。魯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國，境

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

○先慎曰：乾道本不重勢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誠上。有勢字。按：句有誤。先慎按：有勢字是也。今據補固服於

勢。句文義屬上。勢誠易以服人。句文義屬下。

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

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而務行仁義。

○先慎曰：乾道本務上有勝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勝

字。按：句有誤。先慎按：勝字衍。今據刪。務行仁義四字當重。

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則七十子也。○

世作勢。顧廣圻云：藏本今本勢作世。誤。按：勢上當脫服字。王先謙云：作世文義自明。無庸增服字。今據藏本今本改。此必不得之數也。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

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顧廣圻曰：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

節，易其行矣。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

能踰者，峭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不釋。尺曰尋，倍尋

曰常。論衡非韓篇釋誤。擇鑠金百溢盜跖不掇。金銷闌雖多跖棄而不掇。○先慎曰：論衡溢作鎰。不必害則不釋尋常。

必害手，則不掇百溢。○顧廣圻曰：藏本同。掇作搏。李斯列傳引與論衡同。案此當各依本書。不必害則不釋尋常。

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先慎曰：乾道本固作故。盧文弨云：故張本作固。二字古通。顧廣圻云：今本

謂一而固也。作固是。改從今本。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其賞，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

然，其有功也爵之，○盧文弨曰：然下常有以字與下同。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外之。

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也。○先慎曰：乾道本禁下無也字。盧文弨云：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謂之有廉隅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先

慎曰：乾道本無被字。顧廣圻云：今本友下有被字。誤。先慎按：知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

友，被辱句與上兄弟被侵相對為文。不當少一字。改從今本。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

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先慎曰：禮記儒行：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

功而尊，則謂之賢。○先慎曰：乾道本無下則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有則字。誤。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

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先慎曰：乾道本無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先慎曰：作弱。顧廣圻云：藏本今本下弱字作荒。今據改。則私行立而功利滅矣。○先慎曰：乾道本公上有功字。顧

當分。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雖法者罪，而諸先生以文學取。○先慎曰：乾道本生作

有取字。盧文弨云：王張本作生。顧廣圻云：王當作生。今本學下。犯禁者誅，而羣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

君之所取，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

所譽。○王渭曰：為一句。下文非所。工文學者非所用。○先慎曰：乾道本文上無工字。句有誤。未詳。先慎按：有工字是上文行仁義者非所譽。與

工文學者非所用。句法一律。明此不當少一字。改從今本。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其父竊羊而謁之吏

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而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

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

也。○先慎曰：兩父字皆當作母，涉上文而誤。御覽四百九十六引尸子：魯人有孝者，三爲母北，魯人稱之。汪繼培云：此卽卞莊子事。韓詩外傳十及新序義勇篇並云：養母與尸子同。韓子以爲養父，非也。故

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先慎曰：乾道本兼

下有也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也。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

私謂之公。○盧文弨曰：說文引作自營爲公，營環本通用。私當作公。下同。顧廣圻曰：說文又云：公从八从

幾。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以知之矣。今以爲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爲匹夫計者，莫如脩行義而習

文學。○先慎曰：行當作仁。上文云：行仁義，工文學。此云：修仁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文學習則爲明

師，爲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有政如此。○先慎曰：乾道本有上有爲

慎按：爲字衍。今依凌本。刪顧廣圻謂有字衍，非。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拔城

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

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

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遊學者日衆。○先慎曰：乾道本游上有於字。顧廣圻云：藏本今本無於字。今據刪。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

謂賢者，○盧文弨曰：且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爲衆人法，而

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梁肉。○先慎曰：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先慎

八百五十四引飽作厭，務作待，肉下有而飽二字。待作須，繡下有而好二字。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

夫婦所明知者不用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真信之行者○顯
曰良字當衍上文云且世之所謂賢者真信之行也必將貴不欺之士○先慎曰張榜本將待貴不欺之士者○先慎曰乾道本無貴字顯
亦無不欺之術也○顯廣圻曰不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
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先慎曰張榜本無所字雖有田常子罕之臣不敢
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真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真信之士則人不足官人不足
官則治者寡而亂者衆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固術而不慕信故法不敗而羣官無姦詐矣今人
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常焉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先慎曰乾道本無焉字顯廣
句當有是以天下之衆其談言者務爲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行身者
今據補競於爲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故何也民之所舉
上之所禮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先慎曰乾道本無愈字
有愈字先慎按依言耕者衆○先慎曰乾道本言作民顯廣圻云今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吳之
下文當有今據補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先慎曰乾
書者家有之而兵愈弱○先慎按無用即上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爲之
顯廣圻云今本伐作必按句有誤先慎按不周於用故明主必禁之○先慎曰舊本無爲字藝文類聚五十五御覽六百七引並有爲字
者曰可得以富也戰之爲事也危○先慎曰舊本無爲字藝文類聚五十五御覽六百七引並有爲字而

民爲之者曰可得以貴也。今修文學習言談○先慎曰藝文類聚御覽引言談並作談論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

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爲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

以亂也。故明主之國無書簡之文。以法爲教。無先王之語○顧廣圻曰王當作生此與下文吏對。以吏爲師。無私劍之捍。以

斬首爲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爲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

則兵強。此之謂王資。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豐。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

談者爲勢於外。內外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羣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忠

○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忠作患。誤。而借力於國也。從者合衆弱以攻一強也。○先慎曰乾道本強弱互易。今據拾補改。而衡者事一強以攻衆

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而委。效璽

而請兵矣。○先慎曰乾道本則舉作舉。顧廣圻云藏本舉則作則。舉今本委下有地字。按句有誤。俞樾

字皆衍文也。言事大必有事大之實。非空言事大而已。舉圖而委。效璽而請。皆其實也。所謂舉圖而委者。謂舉地圖而委之。大國故下文云。獻圖則地削也。所謂效璽而請者。謂收百官之璽。效之。大國而請。大國

發之也。故下文云。效璽則名卑也。外儲說右云。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以上。皆效之子。子之大重。此雖

非以小事大。然效璽之事。則同。效璽。非請兵。淺人不得其解。於請下增入兵字。殊失本旨。趙用賢本乃於

上句委字之下。增地字以配之。謬矣。下文救小未必有實。則起兵而敵大矣。未字亦衍文。謂救小必有救

亦增未字。淺人不詳文。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爲衡。未見其利也。而

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未必有實。

則起兵而敵大矣。俞樾曰：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有疏。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有字，誤。盧文

王說：是。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

以外權士官於內。市，讓上文云。而卑其士官也。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四字為一句。封土

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聽說於

其臣。○先慎曰：乾道本作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盧文。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遊說

之士，孰不為用。增繳之說，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

私之利。○盧文弼曰：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王者能攻人

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先慎。內政之有也。○顧廣

本同。今本。有作簡誤。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

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

必智，用於燕者必愚。蓋治亂之資異也。故周去秦為從，期年而舉。○顧廣圻。衛離魏為衡。○顧廣圻曰：半

歲而亡。○先慎曰：全祖望云：六國盡亡，而衛尚存。韓子之言謬矣。案六國表：秦莊襄王六年，五國共擊。是

周滅於從，衛亡於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先慎曰：乾道本無嚴字。顧廣圻云：今

字是。今。據增。明其法禁，必其賞罰，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

則其傷大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必不亡之術而道

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顧廣圻曰內外當互上文云而事智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政計皆就

安利如辟危窮○先慎曰拾補政作故如下旁注皆字虛文昭云故張本作政皆張本作如與而同今為當分段顧廣圻云今本政作故按旬有誤先慎按趙本改如為皆非也政當作自

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乘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

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求得則私

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顧廣圻曰解解同字也俞樾曰解舍完三字衍文也事私門而完解舍則私利字之誤遠戰則安求得則利與上文窮危相對安對危言利對窮言也安私安則利之所在

當作安利之所在○上文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此云安利之所在安得勿就兩文亦相對先慎曰解

舍完三字不當有應增一者字○下文貨賂而襲當塗者則求得正有者字此不當少一字是以公民少而私人衆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遊食

之民少而名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先慎曰拾補趨作外虛文紹云趨譌售人改先慎按張榜本作減較舊義為近今世近習之請行則官

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商工不卑也矣○先慎曰張榜本無也字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致尊

過耕戰之士○盧文弨曰致尊過三字舊作不貴今從張本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不貴誤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

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顧廣圻曰古當作

者為勢於外○先慎曰五官謂司徒司馬其患御者○盧文弨曰忠疑是串字爾雅串習也此猶言近習俞

五官之禁○先慎曰五官謂司徒司馬其患御者○盧文弨曰忠疑是串字爾雅串習也此猶言近習俞

云申本作愚是其證也。先慎曰：虛俞說是。張榜本趙本改作近非。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弗靡之財。○顯廣圻曰：藏本同。今本弗作沸，誤。蓄積待時，而俸農夫之利。○顯廣圻曰：此五者，邦之蠹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不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

顯學第五十

世之顯學，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虛文昭曰：良，張本作梁。顯廣圻曰：孫卿也。雖三篇云：燕子喻賢之子，而非孫卿。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先慎曰：意林夫，取賢之子，而非孫卿。本相或作伯山氏，所見本作祖夫，疑即伯夫之誤。相或當為柏之誤。古柏伯聲同。字通。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爲八，墨離爲三，取舍相反不同。○先慎曰：相反不同，語意重複。蓋一本作相，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二字按當有先慎按：北堂書鈔九十六引重孔墨二字，今據增。將誰使定後世之學乎？○先慎曰：乾道本無後。字據張榜本趙本補。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愚誣之學，雜反之行。○先慎曰：乾道本反下無之字。顯廣圻云：今本有之字。按當有。今據增。明主弗受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

桐棺三寸服喪三月。○盧文弨曰：墨子公孟篇作三日。淮南齊俗篇與此同。先慎曰：世主以為儉而禮之。

○先慎曰：乾道本世下無主字。盧文弨云：主字脫。據下文補。先慎按：北堂書鈔御覽引有主字。今據補。儒者破家而葬。○先慎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有賈子而償四字。服喪三年。

○先慎曰：北堂書鈔御覽引服均作執。大毀扶杖。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是孔子之孝，將非墨子

之戾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先慎曰：上有漆雕，不色撓，不目逃，行曲則違於臧

獲行直，則怒於諸侯。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顧廣圻曰：荀子正論篇云：子宋子曰：見侮人之

志。宋子十八篇在小說家云：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先慎曰：莊子逍遙遊：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竟。釋文：宋榮子，司馬李云：宋國人也。崔云：賢者也。宋榮，即宋鈞。榮，鈞偏旁相通。月令：腐草為螢。呂覽淮南作蚺，榮之為鈞，猶螢之為蚺也。設不鬪爭。先慎曰：取不隨仇，不羞囹圄，見侮不辱。世主

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

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議。○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

義作儀誤。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

亂乎？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今世之學士，○盧文弨曰：今下當分段。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今夫與

人相若也。○先慎曰：乾道本善若字作善，下同。俞樾云：善字皆若字之誤。與人相若也。猶曰：約是人也。俗書若字作若，善字作善，兩形相似而誤。先慎按：張榜本善字作若，不誤。今據改。無豐年旁

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與人相若也，無饑饉疾疫禍罪之殃。○先慎曰：拾補改作疫。獨以貧

窮者，非侈則惰也。○先慎曰：乾道本惰作墮。張榜本作惰，下同。今據改。侈而惰者貧，而力而儉者富。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

家是奪力儉而與侈惰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不處軍旅。不以

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世主必從而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以爲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

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先慎曰：乾道本宅作澤。顧廣圻云：藏本今本澤作宅。先慎按：作宅是。今據改。內諸說上篇云：賜之上田上宅。是其證。今上尊貴輕物

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

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

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民。○顧廣圻曰：藏本今本民作明。執操不侵。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世主必從而禮

之。以爲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鬪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鬪不可得也。國平則

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且夫人主於聽學也。○顧廣圻曰：藏

之字。今本於聽作聽於。皆誤。若是其言。宣布之官而用其身。○先慎曰：官而張榜本。趙本作而。官誤倒。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

爲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爲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盧文弨曰：君

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盧文弨曰：人字藏本無。下同。宰子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

處而智不充其辯。○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處下有久字。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子。故以仲

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子。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爲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

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先慎曰：華下即華陽。事在秦武王三十四年。魏安釐王四年。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先慎曰：

一本平 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治不能以必劍。○顧廣圻曰：區，他書又作歐。先慎曰：區，古通。周禮司桓氏職文云：凡金

多錫則刃白。考工記：六齊視錫之品數，以爲上下。故治劍必鍛以錫，然色之青黃，仍不能決其劍之利鈍。水擊鵠雁，陸斷駒馬，則滅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

也。○王先謙曰：按五字不成句，形容在外不待發也。吻下當有二字，與視鍛錫句相配，而今奪之。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滅獲不疑，驚

良，觀容服聽辭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

州部，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

治，王之道也。磐石千里。○盧文弨曰：不可謂富，象人百萬。○盧文弨曰：象人，或作俑，言韓詩外傳四作愚

無後乎，謂其象人而用之也。作象人是。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先慎曰：數當作象，人二字，上下文可證。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

○顧廣圻曰：磐，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技藝之士，亦不墾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儒俠毋軍

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王先謙曰：顯，與象人同事也。夫禍知磐石象人，○顧廣圻曰：禍，知當作知禍，此

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爲不墾之地，不使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盧文弨曰：故，下似當分段。雖說吾義，吾

弗入貢而臣，闕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是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故明君務力，夫嚴

家無悍虜。○顧廣圻曰：李斯列傳引悍作格。而慈母有敗子，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

人之治國，○盧文弨曰：不恃人之爲吾善也，而用其不得爲非也，恃人之爲吾善也，境內不什數，用人不

得爲非。○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顧廣圻云：今本得下有爲字，今據補。一國可使齊，○顧廣圻曰：爲治者用衆而舍寡，○顧廣圻曰：藏本

故不務德而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先慎曰：意林御覽九百五十二引作恃，與此合。下同。恃，自圓

之木。千世無輪矣。○盧文弨曰：世，張本作歲。先慎曰：意林御覽引亦作歲。困學紀聞引仍作世，與此合。自直之箭，自圓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

乘車射禽者何也。隱括之道用也。○先慎曰：括，張榜本趙本。雖有不恃隱括，有二字衍。而有自直之箭，

自圓之木。○先慎曰：有當作恃。良工弗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民，明主弗貴

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謂人曰，

○盧文弨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狂與誑同。夫智性也，壽命也，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

之所不能為說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諭也。夫諭性也。○王渭曰：句有誤。先慎曰，

以仁義教人。○先慎曰：乾道本無義字。顧廣圻云：今據補。是以智與壽說人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人字。盧文

有度之主弗受也。故善毛嗇西施之美。○先慎曰：拾補。嗇，作嬌。虛文弨云：藏本作廡。顧廣圻云：藏本作廡。廡，

嬌本又作廡。嬌在說文新附。先慎按：藝文類聚五十二御覽六百二十四七百一十九引並作嬌。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王之仁義無益

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故不道仁義，今巫祝之祝人

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聒耳。○先慎曰：乾道本上歲字與下秋字互易。聒，作括。虛文弨云：千歲

今本二秋字皆作歲。誤。戰國策云：犀首跪行為儀。千秋之視，藏本括作括。案當作聒。而一日之壽無徵於

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先慎曰：乾道本言作善。今據張榜本趙本改。而語已治之功，

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

先慎曰。乾道本無者字。釋作飾。顧廣圻云。藏本今

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郊○虛文。昭曰。者字。舊人刪。顧廣圻曰。者字。當衍。俞樾曰。者字。與古諸通。禮記

諸之也。不道仁義諸故。即不道仁義之故。與不聽學者之言。兩句相對。語之互用。古書多有禮記少儀篇

申之。而拖諸臂。孟子滕文公篇注。諸海注之。江皆是也。夫戴記將軍文子篇。道者孝弟說之。以義而觀。諸

體者與。諸並猶之也。顧氏以者為不聽學者之言。今不知治者。今下當分段。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

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管仲無所用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用。獨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

腹適。首病不治。則加痛也。○先慎曰。腹乃復字之譌。素問瘡論。病極則復。復不剔瘞則寢益。謂癰也。顧威

也。○先慎曰。剔字不見於字書。下作掘。亦後起之字。注作剔。是也。說文。剔。判也。周禮曰。副。辜。祭。籒。文。作。剔。

今周禮副亦作剔。副。同。古本韓子作剔。或改作副。寫者又誤。加手旁。校者又於下文去刀旁。展轉譌誤

遂不成字。幸注文猶存真。又案注。威字當為。捩。剔首。搯。瘞。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

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民產也。而上為酷。修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

上為嚴。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先慎曰。乾道本無上字。顧廣圻云。今

文皆有。乾道本境內必知介。而無私解者。○顧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作境內。教戰陣。閱士卒。誤。按境內必知

介。當作分。分而無私者。制分篇云。宜務分刑。賞為急。又云。并力疾鬪。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

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虛文。昭曰。凌本作知之。而夫求聖通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

澆河而民聚瓦石。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爲政而期適民。皆亂之端。未可與爲治也。○先慎曰：乾道本無上者至治也。七十六字。顧百五十五事類賦二十五引。並有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二句。是宋本不盡脫也。今據藏本補。趙本而民聚瓦石下。并有注云：有以擊禹也。五字。張榜本末句可與作可以。

卷二十

忠孝第五十一

天下皆以孝悌忠順之道爲是也。而莫知察孝悌忠順之道而審行之。是以天下亂。皆以堯舜之道爲是。而法之。是以有弑君。○先慎曰：一本弑作亂。盧文弨云：亂藏本作弑。有曲父。○先慎曰：乾道本父上有於字。顧廣圻云：今本無於字。下舜見警。瞽其容。造焉。即承曲父言。堯舜湯武。或反君臣之義。亂後世之教者也。堯爲人君而君其臣。舜爲人臣而臣其君。○王先謙曰：此爲燕子之事而發。湯武爲人臣而弑其主。刑其尸。○先慎曰：乾道本無爲字。盧文弨云：今據補。而天下譽之。此天下所以至今不治者也。夫所謂明君者。能畜其臣者也。所謂賢臣者。能明法辟。治官職。以戴其君者也。今堯自以爲明。而不能以畜舜。舜自以爲賢。而不能以戴堯。湯武自以爲義。而弑其君長。此明君且常與。而賢臣且常取也。故至今爲人子者。有取其父之家。爲人臣者。有取其君之國者矣。父而讓子。君而讓臣。此非所以定位一教之道也。臣之所聞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

常道也。明王賢臣而弗易也。則人主雖不肖，臣不敢侵也。今夫上賢任智無常。○王先謙曰：常，上逆道也。

而天下常以爲治，是故田氏奪呂氏於齊，戴氏奪子氏於宋，此皆賢且智也。豈愚且不肖乎？是廢常上賢

則亂，舍法任智則危。故曰：上法而不上賢，記曰：舜見瞽瞍，其容造焉。造，愁貌也。○先慎曰：造，與蹙通。見孟子萬章篇。孔子曰：當是

時也，危哉！天下岌岌，有道者，父固不得而子，君固不得而臣也。臣曰：○先慎曰：臣，韓非自謂。孔子本未知孝悌忠順

之道也。○先慎曰：拾補本下旁注未。然則有道者，進不得爲臣，主退不得爲父子耶。○先慎曰：乾道本兩

文昭云：得字脫。張凌本有先慎按：有得字是。今據補。臣主當作主。臣言進不得爲主之臣，退不得爲父之子也。父之所以欲有賢子者，家貧則富之，父苦則樂之。

君之所以欲有賢臣者，國亂則治之，主卑則尊之，今有賢子而不爲父，則父之處家也苦；有賢臣而不爲

君，則君之處位也危。然則父有賢子，君有賢臣，適足以爲害耳。豈得利焉哉？○盧文弨曰：焉哉二字，舊倒。

同。今本焉哉作焉。誤。先慎曰：趙本無焉字，據誤本而刪之也。焉哉當作焉。哉字句絕。焉字屬下讀。虛顧說非。所謂忠臣不危其君，孝子不非其親，今舜以賢

取君之國，而湯武以義放弑其君，此皆以賢而危主者也。而天下賢之古之烈士，進不爲君，退不爲家，是

進則非其君，退則非其親者也。且夫進不爲君，退不爲家，亂世絕嗣之道也。是故賢堯舜湯武，而是烈士

天下之亂術也。瞽瞍爲舜父，而舜放之，象爲舜弟而殺之。○先慎曰：依上文，殺上當有舜字。放父殺弟，不可謂仁。妻帝二

女而取天下，不可謂義。仁義無有，不可謂明。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信若詩之言

也，是舜出則臣其君，入則臣其父，妾其母，妻其主女也。故烈士內不爲家，亂世絕嗣，而外矯於君，朽骨爛

肉施於土地。○先慎曰：施陳也。流於川谷，不避蹈水火，使天下從而效之，是天下徧死而願天也。此皆釋世而不

治是也。世之所為烈士者，雖衆獨行。○王渭曰：雖當作離，四字為一句。取異於人，為恬淡之學，而理恍惚之言。臣以為恬

淡，無用之教也。恍惚無法之言也。言出於無法，教出於無用者。○先慎曰：乾道本教作數，盧文弨云：數，張

是也。今據改。天下謂之察。臣以為人生必事君養親，事君養親不可以恬淡之人。○顧廣圻曰：藏本數作教案，依上文

曰：之人當作人生，屬下讀。上文人生必事君養親，此作人生必必以言論忠信法術。○先慎曰：依上

言論忠信法術，人生誤作之人。趙本不思其誤，從而刪之，非也。必以言論忠信法術。○先慎曰：依上

忠信法術，不可以恍惚。恍惚之言，恬淡之學，天下之惑術也。孝子之事父也，非競取父之家也。忠臣之事

君也，非競取君之國也。夫為人子而常譽他人之親，曰：某子之親，夜寢早起，強力生財，以養子孫。臣妾是

誹謗其親者也。為人臣常譽先王之德厚而願之，是誹謗其君者也。○先慎曰：乾道本無是字，顧廣圻云：

據補，非其親者，知謂之不孝。○先慎曰：乾道本無之字，顧廣圻云：藏本無此字，今據刪。此所以亂也。故人臣毋稱堯舜之賢，毋譽湯武之伐，毋言烈士之高，盡力守法，專心

於事主者，為忠臣。古者黔首，懷密蠢愚。○先慎曰：詞音朽，政反，聞也。見漢書懷忘情貌。○盧文弨曰：古下當分段。孫詒讓曰：爾雅釋詁，密，靜

可以虛名取也。今民儼詞智慧。○先慎曰：詞音朽，政反，聞也。見漢書欲自用不聽上，上必且勸之以賞，

然後可進。又且畏之以罰，然後不敢退。而世皆曰：許由讓天下，賞不足以勸，盜跖犯刑，赴難罰不足以禁。

○先慎曰：乾道本無罰字，顧廣圻云：今本不上有罰字，按：依上文當補。今據增。臣曰：未有天下而無以天下為者，許由是也。已有天下而無以天

下為者堯舜是也。毀廉求財，犯刑趨利，忘身之死者，盜跖是也。此二者殆物也。注○先慎曰：拾補二字下旁

作二。蓋唯指許由盜跖言。先慎按：二趙本譌作三。下仍作二。不誤。治國用民之道也。不以此二者為量。治也者，治常者也。道也者，道常者

也。殆物，妙言治之害也。天下太平之士，○先慎曰：乾道本士上無之字。依下文當有。據藏本今本增。顧廣圻云：平當作上。見下文。不可以賞勸也。天下

太平之士，○顧廣圻曰：平當作下。見下文。不可以刑禁也。○先慎曰：乾道本以下有為字。盧文弨云：以下為字。張本無。顧廣圻云：為字當衍。今據刪。然為太上士不設

賞為天下士不設刑，則治國用民之道失矣。故世人多不言國法，而言從橫。諸侯言從者曰：侯○顧廣圻曰：字當衍。

從成必霸，而言橫者曰：橫成必王。山東之言從橫，未嘗一日而止也。然而功名不成，霸王不立者，虛言非

所以成治也。王者獨行謂之王，是以三王不務離合。○顧廣圻曰：句絕。而止五霸不待從橫。○顧廣圻曰：句絕。止

而復誤耳。先慎曰：趙本止作正。橫下有而。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顧廣圻曰：字。句讀亦異。蓋趙用賢改增以成其義也。察治內以裁外而已矣。○顧廣圻曰：九字為一句。

人主第五十二

人主之所以身危國亡者，大臣太貴，左右太威也。○先慎曰：拾補威下旁注威字。盧文弨云：威。張本作威。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威作威。誤。所謂貴者，

無法而擅行，操國柄而便私者也。所謂威者，擅權勢而輕重者也。此二者不可不察也。夫馬之所以能任

重引車致遠道者，以筋力也。萬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諸侯者，以其威勢也。威勢者，人主之

筋力也。今大臣得威，左右擅勢，是人主失力。人主失力而能有國者，千無一人。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先慎曰：趙本當作而。盧文弨云：而。張本作當。顧廣圻云：藏本同。今本當作而。誤。今勢重

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宋君失其爪牙於子罕，簡公失其爪牙於田常，而不蚤奪之，故身死國亡。今無術之主，皆明知宋簡之過也，而不悟其失，不察其事類者也。且法術之士與當途之臣，不相容也。何以明之？主有術士，則大臣不得制斷；近習不敢賣重，大臣左右權勢息，則人主之道明矣。今則不然，其當途之臣得勢擅事，以環其私。○先慎曰：環讀爲營，說文引本書自營爲私。五蠹篇作自環爲私，與此同，即其證。左右近習朋黨比周，以制疏遠，則法術之士奚時得進用？人主奚時得論裁？故有術不必用，而勢不兩立。法術之士焉得無危？故君人者，非能退大臣之議，而背左右之訟，獨合乎道言也。則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之危而進說乎？此世之所以不治也。明主者，○先慎曰：趙本主作王。推功而爵祿，稱能而官事，所舉者必有賢，所用者必有能。賢能之士進，○先慎曰：乾道本賢下有字，顯廣圻云：藏本今本無用字，今據刪。則私門之請止矣。夫有功者受重祿，有能者處大官，則私劍之士安得無離於私勇而疾距敵？○先慎曰：疾下當有於字，此與下務於清潔，文正相對。遊宦之士焉得無撓於私門而務於清潔矣。此所以聚賢能之士而散私門之屬也。今近習者不必智，人主之於人也，或有所知而聽之。○先慎曰：知讀爲智，與下或有所賢句相對。孤憤篇正作智。入因與近習論其言，聽近習而不計其智，是與愚論智也。其當途者不必賢，人主之於人，或有所賢而禮之，入因與當途者論其行，聽其言而不用賢，是與不肖論賢也。故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先慎曰：程量也。則賢智之士奚時得用，而人主之明塞矣。○先慎曰：乾道本而作以，改從趙本。昔關龍逢說桀而傷其四肢，○盧文弨曰：張本作支。王子比干諫紂而剖其心，子胥忠直夫差而誅於屬鏹。此三子者，爲人臣非不

忠而說非不當也。然不免於死亡之危者，主不察賢智之言，而蔽於愚不肖之患也。○先慎曰：乾道本無蔽，下有於字。今據補。今人主非肯用法術之士，聽愚不肖之臣，則賢智之士孰敢當三子之危而進其智能者乎？此世之所以亂也。

飭令第五十三 ○盧文弨曰：飭，張本作飾。古通用。顧廣圻曰：此篇皆商子斬令篇文。先慎曰：秦本商子作飭，與此同。

飭令則法不遷。○先慎曰：商子法不遷，作治不留。法平則吏無姦，法已定矣，不以善言售法。○先慎曰：售當作害，形近。而誤。商子作害是其證。近任

功則民少言，任善則民多言，行法曲斷。○顧廣圻曰：曲當作由。以五里斷者，王能參驗五里，然後斷定。其

此謂行法之速也。五里斷，九里斷，皆對宿治言。舊注非。以九里斷者強，亦能斷，則其國必強。○顧廣圻曰：行九里而斷較五里為遲矣。然宿治者

削，宿置也。若委置其法，則必削。以刑治，以賞戰。○顧廣圻曰：三字為一句。見商子。厚祿以周術。○顧廣圻曰：藏本今本馬作用。按：國無

姦民。○先慎曰：乾道本作行都之過。顧廣圻云：今本改。則都無姦布。○商子作示。物多末衆。○先慎曰：乾

顧廣圻云：今本者作末。案：依商子是也。今據改。農弛姦勝，則國必削。民有餘食，使以粟出爵，必以其力，則震不怠。○顧廣圻曰：震

先慎曰：上爵字當重。商子作官爵，亦重是其證。三寸之管毋當，不可滿也。○雖受不多，然當無則不可滿也。○先慎曰：意林毋授官

爵，出利祿，不以功是無當也。國以功授官與爵，此謂以成智謀，以威勇戰。○顧廣圻曰：成讀為盛。威當作

去強。其國無敵國，以功授官與爵，則治見者省言有塞。○顧廣圻曰：見字當衍。有當此謂以治去治，以

言去言，以功與爵者也。故國多力，而天下莫之能侵也。兵出必取，取必能有之。案：兵不攻必當。○顧廣圻

商見朝廷之事。小者不毀。○先慎曰：商子小作少。下效功取官爵。廷雖有辟言，不得以相干也。辟言即上善言也。商子辟作辯。是謂以數治，以力攻者，出一取十，以言攻者，出十喪百。國好力，此謂以難攻。國好言，此謂以易攻。其能勝其害。○王渭曰：此以下皆當依本書用人篇改正。輕其任而道壞，餘力於心。○顧廣圻曰：道壞，用人云莫懷。莫負乘宮之責於君宮。○顧廣圻曰：乘內無伏怨，使明者不相干。○顧廣圻曰：用人云：明君使事不相干。故莫訟，使士不兼官。故技長，使人不同功，故莫爭。○顧廣圻曰：言此謂易攻。○顧廣圻曰：此五重刑少賞，上愛民，民死賞。○先慎曰：下以刑，多賞輕刑，上不愛民，民不死賞。○先慎曰：乾道本民下無不字。顧廣圻云：利出一空者，曰空。讀爲孔。其國無敵，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重刑明民，大制使人，則上利。○王先謙曰：平日臨事又大爲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先慎曰：乾道本至下重至字。顧廣圻云：今本不。禁制以使之。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至。○先慎曰：此不當有先慎案。商子亦不重。今據刪。重者不來。此謂以刑去刑。○先慎曰：此下當有其國必重。至字按此不當有先慎案。商子亦不重。今據刪。重者不來。此謂必削。○先慎曰：此下當有其國必重。至字按此不當有先慎案。商子亦不重。今據刪。重者不來。此謂必削。

心度第五十四

聖人之治民，度於本，不從其欲，期於民利而已。故其與之刑，非所以惡民，愛之本也。刑勝而民靜，賞繁而姦生。故治民者，刑勝治之首也。賞繁亂之本也。夫民之性，喜其亂而不親其法。○顧廣圻曰：喜其亂，藏本同。今本無其字，誤。故明主之治國也，明賞則民勸功，嚴刑則民親法，勸功則公事不犯，親法則姦無所萌。故治民者，禁姦於未

萌而用兵者服戰於民心。禁先其本者治。兵戰其心者勝。聖人之治民也。先治者強。先戰者勝。夫國事務

先而一民心專舉公而私不從。賞告而姦不生。明法而治不煩。能用四者強。不能用四者弱。夫國之所以

強者政也。主之所以尊者權也。故明君有權有政。亂君亦有權有政。積而不同。其所以立異也。故明君操

權而上重。一政而國治。故法者王之者也。○顯廣圻曰：藏本今本者作本按當作自。刑者愛之自也。夫民之性惡勞而樂佚。佚

則荒。荒則不治。不治則亂。而賞刑不行於天下者。必塞。○王渭曰：亂字當更有賞字衍。顯廣圻曰：天字當衍。塞字有誤未詳。故欲舉大功而

難致而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顯廣圻曰：藏本今本致下無而字按當作其。欲治其法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

○先慎曰：欲治其法當作欲治民亂。上言欲舉大功而難致其力者。大功不可幾而舉也。此言欲治民亂而難變其故者。民亂不可幾而治也。舉大功治民亂相對為文。故治民無常。唯治為

法。○王先謙曰：當作唯法為治。文誤倒。法與時轉則治。治與世宜則有功。○先慎曰：乾道本治與作與。世顯廣圻曰：藏本今本與世作治與。今據改。故民樸而禁

之以名則治。世知維之以刑。○虛文昭曰：世知二字舊無。張本有顯廣圻曰：藏本同。今本無。世知二字誤。按知讀為智。下當有而字。先慎曰：趙本有世字。無知字。亦非。則從王

先謙曰：二字上屬。顯讀誤。時移而治不易者。亂能治衆而禁不變者。削。○顯廣圻曰：治衆二字誤。未詳所當作。王先謙

即下能耕能戰是也。故聖人之治民。治○顯廣圻曰：藏本同。今本下治字作也。按此字衍。法與時移而禁與能變。○顯廣圻曰：藏本

於地者富。○顯廣圻曰：越當作趨。下能起力於敵者強。強不塞者王。故王道在所聞。今本聞作開。按當作

閉下文云能閉外塞私。在所塞。塞其姦者必王。故王術不恃外之不亂也。恃其不可亂也。恃外不亂而治立者。削。○顯

廣圻曰：治當作始。恃其不可亂而行法者興。故賢君之治國也。適於不亂之術。○先慎曰：乾道本適上有敵字。顯

廣圻曰：治當作始。

適於不可亂之術。先慎按：敵即。貴爵則上重。故賞功爵任。而邪無所關。不得以相干。即其義。好力者其爵貴。爵貴則上尊。上尊則必王。國不事力而恃私學者。其爵賤。爵賤則上卑。上卑者必削。故立國用民之道也。○先慎曰：能閉外塞私而上自恃者。王可致也。

制分第五十五

夫凡國博君尊者。夫當作大。○顧廣圻曰：未嘗非法重而可以至乎。令行禁止於天下者也。○顧廣圻曰：是以君人者。分爵制祿。則法必嚴以重之。○顧廣圻曰：藏本。夫國治則民安。事亂則邦危。法重者得人情。禁輕者失事實。且夫死力者。民之所有者也。情莫不出其死力。以致其所欲。○顧廣圻曰：藏本同。而好惡者。上之所

制也。民者好利祿而惡刑罰。上掌好惡以御民力。○先慎曰：乾道本掌作賞。顧廣圻云：藏本今本賞作掌。今據改。事實不宜失矣。○王先

宜乃宜。然而禁輕事失者。刑賞失也。其治民不秉法為善也。如是。則是無法也。故治亂之理。宜務分刑賞。為急。治國者莫不有法。然而有存亡。亡者。其制刑賞不分也。治國者。其刑賞莫不有分。有持異以為分。○先慎曰：乾道本異以作以異。盧文昭云：異以二字。舊倒。今從張本。不可謂分。至於察君之分。獨分也。是以其民重法而畏禁。願毋抵罪而不敢胥賞。○先慎曰：胥與須。故曰：不待刑賞而民從事矣。是故夫至治之國。善以止姦為務。是何也。○先

乾道本無也。字。顧廣圻云：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奈何。○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之下。今本何下有也。字。今據補。其法通乎人情。關乎治理也。然則去微姦之奈何。○顧廣圻曰：藏本今本之下。孫詒讓曰：此當云：然則微姦之法奈何。此篇首以法重發端。以下至篇末。法字凡十五見。此去亦即法之壞字。校者不知其誤。因移著微姦之上。遂不可通矣。微者臆之借字。說文見部云：臆。司也。墨子迎敵祠篇

韓非子集解 四 制分第五十五

七十七

云謹微察之亦以微為隱與此正同微之法謂司察人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盧文昭曰規張
之法也之非衍字藏本今本道字固後人臆增顧校亦未允規讀為闕與下文互易其情者也○有誤先慎曰微之法務令人彼此闕則使相關奈何上當有然字
察其隱情也其務令之相規其情者也十字為一句顧氏句讀未明故疑誤則使相關奈何○先慎曰則
此與上然則微法之曰蓋里相坐而已○同里有罪必相坐禁尚有連於己者理不得相關○顧廣圻曰惟恐不得
法奈何句法一律免有姦心者不令得忘闕者多也如此則慎已而闕彼發姦之密告過者免罪受賞失姦者必誅連刑○

先謙曰誅則必刑則連如此則姦類發矣姦不容細○顧廣圻私告任坐使然也曰任保也同里相保之人則坐之故
先慎曰乾道本注故夫治法之至明者任數不任人是以有術之國不用譽則毋過○先慎曰乾道本過
曰作人則改從今本形相近乾道本因誤為適趙用賢改則毋過三字為得人之情談顧廣圻謂適敵同字亦未見作過之本

從而為之辭也○境內必治任數也亡國使兵公行乎其地而弗能圍禁者任人而無數也自攻者人也攻人者數

也故有術之國去言而任法凡疇功之循約者難知○王先謙曰疇功謂偏疇不當理者如攘奪增級之
類循約謂與立功之約相依循故曰姦功虛功也先

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王先謙曰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
之字當衍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

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所至○盧文昭曰實故舊倒藏
本實故顧廣圻曰藏本

二作貳是也上文云刑賞惑乎貳今本實故作故實按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

句有誤王先謙曰容其二字當衍故實是也至字誤

慎曰乾道本難作雖顧廣圻云藏本今本雖作難先慎過刑之於言者難見也○盧文昭曰刑舊
按難字是下文所謂循約難知即承此而言今據改是以刑

賞惑乎貳所謂循約難知者姦功也臣過之難見者失根也○王先謙曰循理不見虛功度情詭乎姦根
之字當衍則二者安得無兩失也是以虛士立名於內而談者為略於外故愚怯勇慧相連而以虛道屬俗而容乎

世故其法不用而刑罰不加乎僂人如此則刑賞安得不容其二實故有所至○盧文昭曰實故舊倒藏
本實故顧廣圻曰藏本

二作貳是也上文云刑賞惑乎貳今本實故作故實按而理失其量量之失非法使然也法定而任慧也

○先慎曰：法釋法而任慧者，則受事者安得其務，務不與事相得，則法安得無失，而刑安得無煩，而以賞罰擾亂邦道，差誤刑賞之不分白也。○顧廣圻曰：不分當作分不。先慎曰：顧說非。白下脫黑字，用人篇如黑白矣，皆有黑字，是其證。